

《呂祖全書正宗》

——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

一、前言：十七卷《呂祖全書正宗》（大谷本）

清嘉慶七年(1802)至十年(1805)間刊刻的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是由立壇於京城的覺源壇弟子編纂而成的¹，其中多次提及該書與覺源壇的關係：「今覺源法壇重輯《全書》。」²覺源壇稱其為呂祖孚佑帝君所宏開的七覺乩壇之首。《呂祖全書正宗》卷十三《玄宗正旨》解釋了「覺源」的意思：「覺為正覺，源乃真源，一絲一滴皆歸無上妙乘。」³〈全書正宗成後弁言〉稱：「幸惠覺將《全書》輯成，可以為吾門滴滴歸源一脈。」⁴惠覺即蔣予蒲(1756-1819)，字元庭，又號夢因和廣化子⁵。蔣予蒲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進士，並獲翰

¹ 本文依據的《呂祖全書正宗》是現藏於日本京都大谷大學的版本，共十七卷。《呂祖全書正宗》屬嘉慶十年(1805)刊本，如卷一的《十六品經》就收載有吳墩於嘉慶乙丑(1805)所撰的〈十六品經後跋〉。

² [清]柳守元(託)：〈呂帝詩集序〉，收入[清]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5]刊本，京都：大谷大學藏)，卷6，序頁3b。

³ [清]呂祖、浮邱仙祖等(託)：《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斗集四，頁51a。京都大谷大學十七卷本《全書正宗》缺卷十三《玄宗正旨》，本文所引《玄宗正旨》及其餘《道藏輯要》的經典乃根據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藏嘉慶版《道藏輯要》。

⁴ 呂祖、觀音大士(託)：〈全書正宗成後弁言〉，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弁言頁2a。

⁵ 見蔣予蒲：〈十六品經後跋〉，收入同前註，卷1，頁108a，蔣予蒲署稱：「惠覺弟子蔣予蒲守中氏謹跋。」另見蔣予蒲〈懺法大觀序〉：「廣化子蔣予蒲夢因氏謹識。」(蔣予

林院庶吉士頭銜。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被任命為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⁶。至嘉慶二十年(1815)，官至內閣學士兼倉場侍郎⁷。

對於蔣予蒲與覺源壇的研究開端，以日本學者森由利亞於二〇〇一年發表〈《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一文為代表⁸。義大利學者 Monica Esposito（莫尼卡，1962-2011）在一九九三年完成其有關清代龍門派金蓋山與《道藏續編》的博士論文之後，於二〇〇三年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投入《道藏輯要》的深入研究⁹。例如，莫尼卡在二〇〇七年發表的“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anting’s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A Presenta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Qing Dynasty”（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的發現）是其對《道藏輯要》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¹⁰。經過十多年的開拓，上述兩位學者在《道藏輯要》的研究上，成果頗豐，可說是開創了清代道教歷史研究的新方向。不過，他們對於覺源壇和蔣予蒲的研究重點，多集中於由覺源壇弟子在嘉慶十年之後進一步編纂的另一部新道藏經：《道藏輯要》。因此，雖然《呂祖全書正宗》是由森由利亞發現，繼後莫尼卡在研究蔣予蒲和《道藏輯要》上亦引用了此經，但是，上述兩位學者的研究都只是集中蔣予蒲與《道藏輯要》的關係，並沒有研究《呂祖全書正宗》的專門著作。目前仍然沒有專論文章研究《呂祖全書正宗》，及其

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一，序頁4b）呂祖（託）《天仙太乙金華宗旨》：「廣化弟子惠覺謹誌。」（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2，頁22b）

⁶ 見〔清〕紀昀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第1冊，卷首，頁32。

⁷ 關於蔣予蒲的生平資料，見〔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微初稿》，卷94，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146冊，頁160-163。

⁸ 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第98號（東京：日本道教學會，2001年），頁33-52。

⁹ Monica Esposito, “La Porte du Dragon. L’école Longmen du Mont Jin’gai et ses pratiques alchimiques d’après le *Daozang xubian* (Suite au Canon Taoïste) [The Dragon Gate. The Longmen School of Mt. Jingai and Its Alchemical Practices according to the *Daozang xubian* (Supplementary Collec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1993). See also Urs App, preface to *Creative Daoism*, by Monica Esposito (Wil: UniversityMedia, 2013), pp. 1-2. 莫尼卡不幸於二〇一一年在京都病逝。有關她的學衛生平記述，參 Urs App et al., “In Memoriam: Monica Esposito (1962-2011),”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 (Jan, 2011): vii-xii.

¹⁰ Monica Esposito, “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anting’s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A Presenta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Qing Dynasty,” 收入麥谷邦夫編：《江南道教の研究》（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頁79-110。另參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頁17-27。

與覺源壇的關係，以及對後來蔣予蒲等編纂《道藏輯要》的影響。

筆者曾於二〇一三年發表〈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一文，比較了乾隆、嘉慶兩朝的數十年間，在湖北武昌、浙江杭州、江蘇蘇州和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由各個呂祖扶乩道壇的弟子編纂和刊刻的四種《呂祖全書》，並且分析了它們之間所採集和增補的呂祖道書的異同，各自的編纂特色、採集內容和刊行目的，以使我們能夠瞭解《呂祖全書》刊刻的歷史發展脈絡，且掌握清代呂祖乩壇弟子如何以刊刻《呂祖全書》為手段，推動傳播清代呂祖心性修煉的信仰¹¹。與森由利亞和莫尼卡過去的研究重點不同，本論文在上述《呂祖全書》研究的成果之上，專以《呂祖全書正宗》為主要依據，考察蔣予蒲在完成《道藏輯要》刊刻之前，即嘉慶十年前覺源壇的歷史面貌、其呂祖金丹天仙派的信仰及壇內降鸞的神明系統。對於研究從嘉慶三年至十年間大壇重啓的覺源壇的歷史，收載入《全書正宗》的數十篇序言、弁言、題詞和後跋，確實提供了非常有用和可靠的一手資料。《呂祖全書正宗》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保存了覺源壇的呂祖信仰歷史，並且從該經的研究，可理解覺源壇弟子如何在《呂祖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編纂《道藏輯要》的目的。此外，本論文亦以被視為「教外別傳」的《太乙金華宗旨》作為例子，比較北京覺源壇與同時代其他乩壇的呂祖信仰的分別所在，如屬於淨明嗣派的崑陵（今常州）白龍精舍及江夏縣涵三宮等，進而指出以蔣予蒲為首的覺源壇對清代呂祖乩壇信仰的傳承和發展的貢獻。

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現藏有嘉慶十年《呂祖全書正宗》刊本（以下稱大谷本《全書正宗》）四函，共二十冊，由卷首開始，然後從卷一而迄卷十六，共十七卷。卷首收錄有十篇序言和後跋。除了第一、二篇的〈全書正宗後序〉是由覺源壇的弟子朱珪（1731-1807）¹²和戴衢亨（1755-1811）¹³撰寫之外，其餘七篇序言或弁言，皆出自覺源壇奉祀的神明，透過扶鸞降筆而撰成。包括一篇〈全書正

¹¹ 拙作：〈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頁183-230。

¹² 朱珪，內閣大學士，字石君，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三年（1748）進士。見〔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340，頁11090-11094。《清史稿》稱朱珪「學無不通，亦喜道家，嘗曰：『朱子注《參同契》，非空言也。』」（頁11094）另參〔清〕法式善等撰，張偉點校：《清秘述聞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542。

¹³ 戴衢亨，戶部尚書，字蓮士，江西大庾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見〔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340，頁11099-11100。另參法式善等撰，張偉點校：《清秘述聞三種》，頁543。

宗成後弁言〉，由孚佑帝君和觀音大士一起降筆；四篇〈全書正宗總序〉，分別由紫竹林中老衲（即觀音大士）、巨光（即斗姥）¹⁴、東華道人（即東華帝君王玄甫）和文昌帝君降筆；一篇由孚佑帝君撰成的〈全書正宗自序〉；及一篇由孚佑帝君首席弟子柳守元（又稱柳真君）降筆而成的〈全書正宗總序〉；最後一篇〈全書正宗後跋〉是由顯佑真君弟子惠鏡真人恩悟降筆的。

朱珪和戴衢亨的兩篇〈全書正宗後序〉，分別寫於「嘉慶八年癸亥二月朔丁酉」和「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孟春之月」。他們都是受了《全書正宗》的主要編纂者蔣予蒲之邀，為《全書正宗》撰寫序言。朱珪在其〈全書正宗後序〉中稱：「蔣太僕予蒲示予彙刻《呂祖全書》十六卷，且請識數言于後。」¹⁵戴衢亨〈全書正宗後序〉亦說：「太僕卿蔣爰亭七兄，具善知識，勇猛精進，得未曾有。昨歲嘉平月（十月），以《全書正宗》見示，並屬為序。」¹⁶據朱、戴的序言，蔣予蒲和覺源壇同門弟子，首先於嘉慶七年冬完成了十六卷《全書正宗》的編輯¹⁷，及後在嘉慶八年（1803）後再額外增補另一卷，排列於十六卷之首，稱為〈卷首〉。〈卷首〉包括十篇序言和後跋、凡例、孚佑帝君聖像（見圖一：孚佑帝君聖像）、寶誥、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呂帝本傳、五篇呂祖仙祠碑記等。至於大谷本《全書正宗》的最後刊刻日期，大約不應晚於嘉慶十年（1805）。《全書正宗》卷一收載有一篇由弟子志超（俗名吳璫，?-1822）¹⁸題識的〈十六品經後跋〉，稱：「時嘉慶乙丑（十年）上元節志超弟子吳璫百拜敬識。」¹⁹另外，卷首的〈祠記〉收錄另一篇亦由吳璫撰寫的碑記，碑題為「浙江

¹⁴ [清]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稱：「大悲大願，大聖大慈，聖德巨光天后摩利支天大帝圓通道姥天尊。」（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9，頁1b-2a）

¹⁵ [清]朱珪：〈全書正宗後序〉，收入同前註，卷首，朱序頁1a。朱珪在其為蔣予蒲之父蔣曰綸撰寫墓誌銘時，稱他「與太僕談性命之學有深契」，「太僕君獲異傳《參同》、《悟真》之學，實有所得。公（蔣曰綸）亦心知其意，曰：『吾老矣，不能學也；不失吾真，可矣！』」見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稿》，卷94，頁148、150。

¹⁶ [清]戴衢亨：〈全書正宗後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戴序頁6a。

¹⁷ 孚佑帝君降筆於嘉慶七年冬的〈全書正宗自序〉稱「又綜全集十六卷如一卷」，即證明《全書正宗》原初是十六卷，而卷首是在編成十六卷之後再增補的另一卷。見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35a。

¹⁸ 吳璫，字式如，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嘉慶十年授兵部侍郎。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340，頁11371-11373。

¹⁹ [清]吳璫：〈十六品經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

平湖縣新建孚佑帝君東南第一觀碑記」。該碑提及當時官至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江南河道總督的吳璥，於嘉慶九年(1804)冬奉朝廷之命，前赴江蘇淮安府清河縣清理由於清江浦的河口淤塞及水淺而造成漕運阻塞的問題。吳璥稱：「璥於〔嘉慶九年〕十一月初三日，偕督臣陳公大文，漕臣吉公綸，恭詣清河縣孚佑帝君廟，而昭告之。」²⁰

從上述提及的有關十七卷本《全書正宗》刊刻的歷史資料，我們可以作出以下的歸納：由覺源壇弟子蔣予蒲及同門弟子彙輯而成的《全書正宗》，大致完成於嘉慶七年十月；故此，有朱珪於嘉慶八年二月時稱：「蔣太僕予蒲示予彙刻《呂祖全書》十六卷，且請識數言于後。」但是，由於大谷本《全書正宗》卷首和卷一收載有吳璥於嘉慶十年撰寫的〈浙江平湖縣新建孚佑帝君東南第一觀碑記〉和〈十六品經後跋〉，因此，筆者推斷由增補卷首然後併入原來十六卷本而成的最後十七卷本《全書正宗》的全部定版和付梓刊行於世的年份應該是在嘉慶十年²¹。

二、覺源壇與《呂祖全書正宗》和《道藏輯要》

北京覺源壇弟子於嘉慶八年至十年間彙輯、刊刻一部新的《呂祖全書》，並且冠以「正宗」之名；這個背景正與本論文探討《全書正宗》的源起背景及其編

109b-110a。

- ²⁰ 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42a。另參趙爾巽等：《清史稿》，卷340，頁11372。關於嘉慶九年(1804)清河縣清江浦呂祖廟列入祀典與清廷敕封呂祖封號為「燮元贊運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的關係，見〔清〕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卷三六二〈禮部·群祀〉載：「九年，敕封燮元贊運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廟祀江南清河縣。」下有案語說：「神呂姓，名岩，唐進士，成道濟世。元封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至是，因祈禱晴雨，保障堤防，有求輒應，以清江浦士民所建廟宇，列于祀典，敕賜封號『燮元贊運』。」（頁6095-6096）另參尹志華：〈清朝嘉慶年間敕封呂祖及其影響〉，《史料與知識》2014年第3期，頁53-56；王見川：〈清代的呂祖信仰與扶乩：以嘉慶皇帝封賜為考察中心〉，《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2013年第4期，頁28-39。
- ²¹ 森由利亞認為大谷本《全書正宗》是覺源壇弟子於嘉慶八年刊行之後，再於十年被重新修訂的刊本。（〈『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頁37）對此，筆者認為《全書正宗》並不可能於嘉慶八年刊行之後，於兩年之後再次被重新修訂。嘉慶八年只是十六卷《全書正宗》完成編纂的時間，其後又補增卷首，遂成十七卷，並刊行於嘉慶十年。因此，無需將它們視為兩種版本。

纂過程和目的等問題相關。自清乾隆九年(1744)由湖北江夏縣涵三宮乩壇弟子編纂的首部《呂祖全書》刊刻之後，經乾隆、嘉慶兩朝的數十年間，在湖北武昌、浙江杭州、江蘇蘇州和京師等地，相繼出現由各個呂祖扶乩道壇的弟子編纂和刊刻的四種不同《呂祖全書》²²。《全書正宗》就是第四種由京城呂祖乩壇刊刻而成的《呂祖全書》。在蔣予蒲與同門弟子共同完成編纂《全書正宗》之後，覺源壇之掌壇真人柳守元在其降筆的〈全書正宗總序〉中稱：「惟是《全書》之刻，至此次已經四見。」²³宏教真人柳守元是呂祖孚佑帝君的首座弟子，或稱「高弟」（見圖二：柳真君像）。柳守元在〈全書正宗總序〉中提示了編纂《全書正宗》的源起經過。柳守元說，他是奉呂祖孚佑帝君之命而「重訂《全書》」的，並蒙帝君之允許，由其所推薦的覺源壇弟子蔣予蒲來總承主編工作，而其他同門弟子則分擔不同的校訂、剞劂鳩工、聯繫等編輯刊刻工作。柳守元降筆說：

愚侍教最久，受恩尤深。茲蒙恩命，值理吾師第一開化壇。日日兢兢，惟恐隕越。……乃進弟子惠覺，而詔之以《全書》重訂，當蒙帝師允所請。而弟子大固、志秋二子，均踴躍同志，力襄其事。校訂者，則德明、通仁、志喜、志卓、大器等。而專任剞劂鳩工，則特命法嗣恩洪董其成。²⁴

所謂「《全書》重訂」或稱「重訂《全書》」的意思，我們可根據覺源壇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降筆的〈全書正宗凡例〉來理解，例如說：「是集係就《宗正》原本重訂。」²⁵覺源壇弟子正化子恩洪在卷八〈道德經解後跋〉亦稱：「今同人共將《全書正宗》重加釐訂。小子校繕是經。謹跋識數語於簡末云。」²⁶宏教真人

²² 拙作：〈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1期，頁16-21。

²³ 柳守元（託）：〈全書正宗總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39b。

²⁴ 同前註，卷首，序頁38a-39a。另見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稱：「夫成斯集者，奉教弟子惠覺，法嗣恩洪、大固、志秋、通仁、德明、大器、志喜、志卓，均照例備附載於篇。」（卷首，序頁35a-b）關於覺源壇弟子大固（金光悌）、志秋（范整）、德明、通仁（賞鑑）、志喜（徐震）、志卓、大器及覺源壇其他奉教弟子的歷史身分考證，特別是他們與四庫全書繕書處的密切關係，見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收入岡崎由美編：《中國古籍流通學の確立——古籍流通古籍する・流通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年），頁341-344。

²⁵ [清]吳鳳洲（託）：〈全書正宗凡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凡例頁1a。

²⁶ [清]恩洪：〈道德經解後跋〉，收入同前註，卷8，頁120a。

柳守元撰〈易說題詞〉亦稱：「茲因重訂《全書宗正》，敬述於此。」²⁷據此，覺源壇弟子編纂《全書正宗》時所依據的底本，是出自另一部舊本，稱為《全書宗正》的《呂祖全書》，因此編纂《全書正宗》的工作有時被稱為「重訂《全書宗正》」（筆者按：關於「重訂《全書宗正》」的最先經過與《十六品經》的關係，筆者在本文第三部分另有闡釋）。關於另一部《全書宗正》的編撰歷史，筆者已撰文考察過，茲不贅述。簡括言之，大約是在乾隆四十年（1775），由杭州蔡來鶴及其弟子邵志琳等編纂的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刊刻流傳後不久，即在乾隆末年，另有蘇州呂祖乩壇弟子批評邵本《呂祖全書》中呂祖道書的收集只以廣博為目標，卻未能考證所收錄的各種呂祖道書之真偽。因此，有汪柳亭、邱通宵、余馥林和陳聽濤等人，重新刊刻了另一部經過考訂之後的呂祖降鸞道書，即是所謂考訂本的《呂祖全書》，稱為《呂祖全書宗正》，共有十八卷²⁸。

覺源壇弟子出於什麼原因和需要又重訂舊本《全書宗正》？換言之，為何蔣予蒲要編輯另一部新本《全書正宗》？由惠鏡真人恩悟降筆的〈全書正宗後跋〉提供了一條線索使我們明白《全書正宗》的編纂背景。惠鏡真人恩悟稱，在重新由宏教真君柳守元奉孚佑帝師之命為覺源壇「掌教宣秘，慈悲上接帝師」之前，覺源壇曾經先後有另外六位祖師掌壇，包括廣濟真君及顯佑真君。而在嘉慶三年（1798）冬開始，「大壇重啓」²⁹。所謂「重啓」的意思，應是指嘉慶三年宏教真君柳守元奉孚佑帝君之命掌覺源壇一事；故此，就如柳守元在〈全書正宗總序〉中稱：「愚侍教最久，受恩尤深。茲蒙恩命，值理吾師第一開化壇。」在嘉慶三年冬接掌覺源壇之後，柳守元又蒙孚佑帝君允許，接受其重訂《呂祖全書》的計劃，並推薦蔣予蒲「總而輯之」³⁰。對覺源壇弟子們來說，他們以「重訂帝書全集為鉅典」作為編纂目的³¹，而輯成之日正是「壇運之昌隆」的證明。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降筆的〈全書正宗凡例〉稱：「覺源《全書正宗》，宏教尊師總其成，命弟子鳳洲協修。幸同人咸踴躍趨事，自夏徂冬，即今告竣。」³²根據戴衢亨〈全書正宗後序〉所說「太僕卿蔣爰亭七兄……昨歲嘉平月，以《全書正宗》

²⁷ 柳守元（託）：〈易說題詞〉，收入同前註，卷10，原起頁5b。

²⁸ 拙作：〈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頁202-206。

²⁹ [清]恩悟（託）：〈全書正宗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62a-b。

³⁰ 柳守元（託）：〈十六品經題詞〉，收入同前註，卷1，弁言頁3b。

³¹ 恩悟（託）：〈全書正宗後跋〉，收入同前註，卷首，頁62b。

³² 吳鳳洲（託）：〈全書正宗凡例〉，收入同前註，卷首，凡例頁5a。

見示，並屬爲序」，「自夏徂冬」而輯成《全書正宗》的工作，應是大約開始於嘉慶七年的夏天，完成於同年冬天。呂祖降鸞的〈全書正宗自序〉亦說：「茲覺源本壇輯前此分傳疊誌之遺文，重加遴選增益。起於本歲首夏，竣於孟冬。雖百餘日，而吾弟子柳守元等董理護持，俾功成全備。」³³

學者對於覺源壇和蔣予蒲的研究重點，歷來多集中於由覺源壇弟子在嘉慶十年之後進一步編纂的《道藏輯要》。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現存有一套嘉慶版《道藏輯要》（一般稱「人文本」）³⁴。人文本《道藏輯要》收載有兩篇序，分別由大羅領班蘇朗真人³⁵和鍾離權降鸞寫成，都有提及覺源壇弟子奉孚佑帝君之命編纂《道藏輯要》之事。蘇序稱：

我孚佑帝君作相玉清，代天宣化，變現十方，網維三教。凡所著述，一字一言，胥玄府之總持，大羅之密諦。今乃囊括後先，條貫今始，綜丹道之真傳，羅諸經之典要，命第一覺壇諸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付諸剞劂。³⁶

鍾離權〈道藏輯要序〉亦稱：「純陽子憫後之學者，將莫識厥趨也。命覺源諸子，編纂《道藏輯要》一書，棄僞而歸真，刪繁而就約，廣大精微，而天人之道備，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³⁷

大谷本《全書正宗》完全沒有提及孚佑帝君已命覺源壇弟子編纂《道藏輯要》一事。因此可以確定，《道藏輯要》的編纂工作最早應該是繼《全書正宗》刊行之後，在嘉慶十年以後才開展。湖州金蓋山龍門派第十一代道士閔一得(1758-1836)在道光十六年(1836)前刊行的《古書隱樓藏書》³⁸中所錄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裏，提及蔣予蒲曾經打算用金蓋山龍嶠山房所傳的

³³ 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收入同前註，卷首，序頁 33b-34a。

³⁴ 關於嘉慶《道藏輯要》不同版本的研究，參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發表於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日高雄中山大學舉行之「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論文稿共 17 頁）；Monica Esposito,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1 (Dec. 2009): 95-153.

³⁵ 大羅領班蘇朗真人爲降鸞於覺源壇眾真仙之一。例如《玄宗正旨》稱蘇朗真人爲「大羅蘇祖」、「大羅仙首」、「眾真總監天尊」等。見呂祖、浮邱仙祖等（託）：《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斗集四，頁 44a-45b。

³⁶ [清]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收入同前註，卷首，蘇序頁 6a-b。

³⁷ [清] 鍾離權（託）：〈道藏輯要序〉，收入同前註，卷首，鍾序頁 5a。

³⁸ 關於《古書隱樓藏書》的版本考證，參陳雲：《閔一得研究》（成都：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年），頁 27-35。

《金華宗旨》來替之前已刊行的《道藏輯要》本（相信這亦是《全書正宗》本的《金華宗旨》）；但是，後來「〔《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取歸，而侍郎又北上，卒於京師」³⁹。根據清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收錄蔣予蒲的一條資料，稱：「河南元庭蔣公以嘉慶二十四年，卒於京師，遺命葬杭州。」及「公（蔣元庭）挈之（即其子）來南，寓杭者三年。己卯（嘉慶二十四年，1819）祝嘏入都，患瘍，卒年六十有五」⁴⁰。據此可知蔣予蒲曾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攜其子移居杭州三年；「送板歸南」是指將原來存於蔣氏北京家中的《道藏輯要》經板送至蘇州存放⁴¹。嘉慶二十四年，蔣予蒲返京慶祝嘉慶皇帝六十歲大壽，不久便辭世。

作為「擷全藏之精華，補前藏之遺漏」的《道藏輯要》，收錄了二八五種道經⁴²。比起十七卷本《全書正宗》只收錄了十八種道經，《道藏輯要》所收的道經總數當然是更龐大，而涵括的主題範圍更廣泛。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說《道藏輯要》是覺源壇弟子在完成《全書正宗》的基礎之上，並在繼承該壇的天仙金丹信仰和志向的同時，進一步編纂的結果。換言之，《全書正宗》成為編輯新的標準《道藏》的動力。《全書正宗》的大部分道經都重新刊印在《道藏輯要》裏，只有《金剛經註》和《禪宗正旨》兩種沒有被收入。其餘十八種道經包括了：(1)《十六品經》、(2)《天仙金華宗旨》、(3)《同參經》、(4)《五經合編》、(5)《呂帝文集》、(6)《呂帝詩集》、(7)《道德經解》、(8)《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9)《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10)《呂子易說》、(11)《〔鍾呂〕傳道集》、(12)《天

³⁹ [清]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清光緒三十年[190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金蓋山純陽宮藏板），第5冊，金華宗旨頁3a。另參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組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18-19。

⁴⁰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94補錄，頁183、187。

⁴¹ 莫尼卡根據閔一得〈尹真人東華正脈皇極闡證道仙經序〉中的記載：「今幸《闡證經》訛本，未纂入《道藏》。《金華宗旨》訛本，雖入藏，而板存姑蘇，取以重梓，亦自易易。」（見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第6冊，頁1b）認為蔣予蒲於嘉慶二十一年南來杭州的同時，就已經把《道藏輯要》經板送至蘇州存放。見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19。

⁴² 莫尼卡比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和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的《道藏輯要》，發現人文本所收道經總數為二八五種，而巴黎本所收道經總數為二八七種，前者失收《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見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論文稿頁10。

仙金丹心法》、(13)《玄宗正旨》、(14)《十戒功過格》、(15)《聖蹟紀要》、(16)《語錄大觀》。

此外，大部分收載於《全書正宗》裏的由覺源壇奉祀的諸位神明降筆和由眾弟子撰寫的序言、弁言、題詞或後跋等都有收入《道藏輯要》裏；但亦有些是沒被收入的，例如十篇《全書正宗》的後序、總序、弁言、自序和後跋。此外有數篇《全書正宗》所收的道經的弁言、題詞、後跋等，亦沒有被收入《道藏輯要》裏，例如(1)《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斗帝敕演九品靈妙真經疏解》，大谷本《全書正宗》另外收入〈浮邱仙祖弁言〉和〈柳守元斗雷二經原起題詞〉；(2)《呂帝文集》，大谷本《全書正宗》增加一篇由覺源壇弟子方曉（俗名繆元益）撰寫的〈呂帝文集後跋〉；(3)《十六品經》，大谷本《全書正宗》多收了一篇由弟子志超（即吳璈）撰寫的〈十六品經後跋〉；(4)《呂帝聖蹟紀要》，大谷本《全書正宗》多收一篇由弟子方昶（俗名沈敦禮）撰寫的〈聖蹟紀要後跋〉；(5)大谷本《全書正宗》收有的〈全書正宗凡例〉、〈〔《金剛經註》〕觀世音菩薩弁言〉、〈〔《金剛經註》〕呂帝原序〉、〈〔《金剛經註》〕雲棲原序〉、〈〔《金剛經註》〕宏教弟子柳守元題詞〉，以及由覺源壇弟子守固（俗名李奉翰）撰的〈《金剛》《心經》二注原跋〉、弟子大固（俗名金光梯）撰的〈金剛經注後跋〉都沒被收入《道藏輯要》裏。

除了重訂舊本《呂祖全書》，《全書正宗》其實亦增添由呂祖孚佑帝君及其他上界仙真降鸞覺源壇而新出的道經，包括有：《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玄宗正旨》及《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等⁴³。因此，比較《道藏輯要》，筆者相信《全書正宗》的研究價值更在於這部呂祖全書能夠集中和直接反映覺源壇弟子的天仙金丹派信仰，以及保存諸位降鸞的神明對壇弟子的降示、期望和內丹信仰要求。例如從《全書正宗》卷九《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裏收載的〈浮邱仙祖弁言〉中可看到，雖然呂祖孚佑帝君已經說法遍

⁴³ 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稱：「今逢時節（即九皇誕）因緣，先天斗帝，勅演此無上真經，為天仙家至玄之功。」（收入蔣子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9，頁1a）呂祖（託）：《玉樞寶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讚解》稱：「吾前疏解《斗經》九品（即《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固因係吾覺源法壇，特垂妙典，亦因斗樞與雷門本來統貫，故今復將《玉樞寶經》，重為疏解於讚後。俾後學聖真，得窺玄秘之精。」（收入同上書，卷9，頁46a）

大千，飛鸞降壇以數百千計，但是覺源壇弟子非常相信覺源壇才是呂祖降鸞的千百壇之中的「第一覺壇」；覺源壇的獨特地位在於它承接了呂祖天仙妙道的正宗。所以，〈浮邱仙祖弁言〉稱：「天仙宗派有級可尋，謂字字皆倉胡頡頏，可也。非第一壇中宏開正覺，與宇宙無終極，不得傳是經。非入第一壇中，直接正傳，與大羅証因緣，不得聞是旨也。」⁴⁴《全書正宗》卷十三《玄宗正旨》收錄了孚佑帝君臨壇的語錄，例如孚佑帝君曰：「弟子奉吾師教，遞衍宗傳。千年以來，唯此第一壇地。薪火相傳，可望長此接續。」⁴⁵而收錄在《全書正宗》裏的諸篇後跋亦保留覺源壇弟子宣稱其壇屬天仙派的紀錄，例如覺鏡真人恩悟在〈全書正宗後跋〉同樣指出覺源壇擁有「第一覺壇」的崇高地位：「孚佑帝師之慈悲濟度也，讚莫能窮矣。飛鸞行化，誓願度人。凡數千百年，壇地遍寰區。壇地以七覺為最著，京師首善之地。覺源洪開斯土，大啓後人。」⁴⁶

三、「教外別傳」⁴⁷——清初至嘉慶年間的呂祖乩壇及其與覺源壇天仙派的關係

道光十一年(1831)湖州金蓋山龍門派道士閔一得刊行《古書隱樓藏書》，共十四冊。第五冊收有一部《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提及：「蔣元庭侍郎纂刻呂祖天仙正宗內集。」⁴⁸閔一得把《全書正宗》與覺源壇弟子的基本信仰與呂祖天仙信仰連繫起來，這是正確的解說。覺源壇弟子的基本信仰的確建立在金丹修煉之道，且相信修煉金丹之法是由呂祖開示弟子昇天仙的覺路。例如，由先天斗帝敕演及純陽呂祖天師疏解的《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稱此「金丹妙典」為「於古今第一覺壇，傳古今第一道典，誠天仙家金丹秘寶真傳」⁴⁹。所

⁴⁴ 浮邱仙祖(託)：〈浮邱仙祖弁言〉，收入同前註，卷9，頁2a。

⁴⁵ 呂祖、浮邱仙祖等(託)：《玄宗正旨》，斗集四，頁48b。

⁴⁶ 恩悟(託)：〈全書正宗後跋〉，收入同前註，卷首，頁62a。

⁴⁷ 「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說，是佛教禪宗的宗旨。見冉雲華：〈禪宗「見性」思想的發展與定型〉，《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年7月)，頁59-73。明崇禎四年(1631)居士黎眉著《教外別傳》十六卷(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3年)。另參高玉春：〈論「教外別傳」〉，《高校社科信息》2002年第1期，頁30-36。

⁴⁸ 閔一得訂正：《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收入閔一得編纂：《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頁22b。

⁴⁹ 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收入蔣子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9，頁5a。

謂金丹之學，即是指修煉性命的內丹道。根據《鍾呂傳道集》成仙之說法，仙有五等，即鬼仙、人仙、地仙、神仙和天仙⁵⁰。修煉金丹者相信修真者若能結成金丹，即可昇為天仙。覺源壇弟子志喜（俗名徐震）撰〈天仙金丹心法後跋〉，稱：「《悟真篇》曰：學仙須是學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是天仙之道，非金丹不能成；金丹之妙，非天仙不能得矧。」⁵¹另一位覺源壇弟子志秋（俗名范鏊）堅信這種天仙金丹的信仰，稱：「嘗聞金丹之法不明，則天仙之道不顯。天仙者，就五仙而言之，則為最上之乘；就專派而言之，則為妙道之統。」⁵²在《全書正宗》中，覺源壇的呂祖信仰弟子強調他們所學的金丹修煉之法是屬於「天仙之道」。覺源壇守壇真人吳鳳洲稱：「所謂天仙法，無一非金丹法耳。」⁵³作為「天仙嗣派弟子」，例如蔣予蒲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就自署為「天仙嗣派者廣化弟子惠覺謹誌」，並說：「謹按此經，乃性命兼修，天仙之的傳也。」⁵⁴覺源壇弟子相信該壇就是天仙嗣派的第一覺壇，且為其天仙派始祖呂祖降經的特別鸞壇，例如志秋稱「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孚佑帝師，天仙之始祖也；宏教恩師，天仙之二祖也」⁵⁵。並且呂祖為天仙派傳有二十字的派詩，志秋在〈天仙金華宗旨後跋〉說：

因思孚佑帝師名天仙派，必有留傳字句。詢之惠覺，蒙敬述云：昔聞有二十字曰：寂然無一物，妙合於先天，元陽復本位，獨步玉京仙。⁵⁶

覺源壇主張修煉金丹以返天仙的信仰，且認為該壇，一方面是承接舊有「南北二

⁵⁰ 見《鍾呂傳道集》，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1，頁2a。《鍾呂傳道集》云：「鍾〔離權〕曰：『地仙厥居塵境，用功不已，而得超脫，乃曰神仙。神仙厥我居三島，而傳道人間，道上有功，而人間有行，功行滿足，受天書以返洞天，是曰天仙。』」見同上書，卷11，頁5a。

⁵¹ 〔清〕志喜（徐震）：〈天仙金丹心法後跋〉，收入同前註，卷12，頁122a。

⁵² 〔清〕志秋（范鏊）：〈天仙金丹心法後跋〉，收入同前註，卷12，頁120a。

⁵³ 吳鳳洲（託）：〈十六品經後跋〉，收入同前註，卷1，頁106a。

⁵⁴ 蔣予蒲：〈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同前註，卷2，頁22b、23a。

⁵⁵ 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同前註，卷2，頁67b、68a。關於覺源壇的天仙派傳統，參森由利亞：〈『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頁41；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收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東京：臨川書店，2007年），頁248-249。

⁵⁶ 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同前註，卷2，頁67b。雖然志秋提及天仙派二十字的派詩，但是實際上，根據《全書正宗》，覺源壇弟子的道號並沒有依據此二十字的派詩而命名。原因仍待考究。不過，在一九二七年北京白雲觀保存的《諸真宗派總簿》裏，仍可見二十字的天仙派詩被歸入純陽派之下。

宗」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且更重要的是，該壇是在「南北二宗」以外，直接由孚佑帝君開啓的「天仙派」。所以，覺源壇弟子志超稱：「我孚佑帝君直紹心法，廣集大成，開南北二宗，彙儒釋一貫。而金丹啓派，接引天仙。」⁵⁷對於南宋以後道教內丹心性修煉之學被區分為「南北二宗」之說起於何時的問題，學者眾說紛紜，至今未有定論，但此說至遲已見於元末明初之文獻中。例如蓋建民的《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引述明初宋濂(1310-1381)〈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云：「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宗則天台張用成（即張伯端），其學先命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即王喆〔哲〕），其學先性而後命。」⁵⁸及至明萬曆年間，胡應麟(1551-1602)《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二十六亦指出：

蓋南北二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於呂巖。巖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巖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楠，楠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耜，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巖傳王重陽哲，哲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⁵⁹

據此，後人一般稱道教自宋元以後在內丹心性修煉的兩大宗派，便是指以北方王重陽創教的全真教為首的為北宗，而以南方張伯端為祖師的內丹修煉學說，則稱為金丹派南宗⁶⁰。

上述覺源壇之南北二宗的內丹修煉之學為孚佑帝君開啓的說法，與明代諸家之南北二宗說沒有差異。但是，該壇弟子卻認為當時的南北二宗之傳已經衰微了，例如有該壇之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降鸞說：「夫金丹之妙，大之有關於道德之源，精之有合於性命之微。……所可太息者，南宗北宗之傳，不絕如綫矣。」⁶¹因此之故，覺源壇提出另一種傳承之說，即稱該壇乃孚佑帝君另外直接

⁵⁷ 吳璣：〈十六品經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9a。

⁵⁸ 參蓋建民：《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上冊，〈導論〉，頁9-10。

⁵⁹ 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卷26，頁456。

⁶⁰ 例如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云：「道教自宋金以來，鍊養派則分南北宗。南宗昉於宋張伯端。北宗即全真教，始於金王喆。南宋先性，北宗先命。南宗諸家撰述見洞真部方法類所收《修真十書》。北宗諸家集，多收入《太平部》。」（下冊，頁271）筆者註，陳國符說「南宋先性，北宗先命」，疑有誤。

⁶¹ 吳鳳洲（託）：〈十六品經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6a。

降鸞而開啓之鸞壇，而該壇之派名則稱爲天仙派，且孚佑帝師爲其天仙派之始祖。這種造構呂祖天仙嗣派信仰的目的，說明覺源壇弟子不僅定位其壇爲天仙金丹派，並且該壇是繼承南北二宗之後的「正派」，同時又能接引呂祖性命修真之學的「正旨」、「正傳」和「正宗」，這即是所謂「嫡嗣分南北，天仙肇本原」的意思⁶²。呂祖孚佑帝君降鸞而撰成的《玄宗正旨》宣稱：「今帝師憫玄學之失傳，特延高真上聖共闡正旨。」⁶³因爲《玄宗正旨》已經包括了「南北玄學宗旨」，因此可說：「凡金丹至秘之訣，妙道至極之功，無不備載於此中。」⁶⁴出於其天仙派信仰，覺源壇編纂包括《玄宗正旨》在內的《全書正宗》的意圖，就是要顯明該壇成爲「千百餘載，千百餘壇，歷來所傳之真印」。〈全書正宗自序〉清楚表明覺源壇弟子確實相信呂祖爲其天仙派弟子直接「開覺壇，接引真實正派之緣」⁶⁵。

在清中葉以前，自稱其乩壇與「南北二宗」之論述有關的扶鸞乩壇，不僅有北京的覺源壇，在覺源壇之前的例如還有康熙七年(1668)時由淨明嗣派弟子在毘陵(常州府)武進縣城西立壇的白龍精舍。乾隆四十年由邵志琳編輯的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就收錄了一部由白龍精舍弟子編纂的修煉性命的內丹經書，即《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以下統稱邵本《太乙金華宗旨》)⁶⁶。邵本《太乙金華宗旨》稱：「金華即金丹」，至於修煉「金華之道」，即說是以回光之功，靜心養氣，明心見性，以致丹成而「直回先天太乙之真炁」⁶⁷。關於清代《太乙

⁶² 見《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收入同前註，卷首，頁24b。

⁶³ 呂祖、浮邱仙祖等(託)：《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斗集四，頁32a。

⁶⁴ 同前註。

⁶⁵ 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32a-34a。關於《道藏輯要》與覺源壇弟子建構其作爲續承南北二宗的天仙正派信仰的關係分析，另參 Monica Esposito, "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 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in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eds., Liu Xun and Vincent Goossaert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3), p. 61, pp. 65-66.

⁶⁶ 見《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收入〔清〕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第49卷。

⁶⁷ 《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收入同前註，第1章〈天心〉，頁1b。關於《太乙金華宗旨》的「回光」修煉法，筆者認爲可以與另一部同白龍精舍弟子有關連的《邱祖語錄》比較。筆者對此另有專論，見 Lai Chi Tim, "Pan Jinguan (Yi'an) and his Spirit-writing Community in Changzhou during the Early Qing: Revisiting the Jingming Origin of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D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金華宗旨》的不同版本、形成、出版及其與淨明道派的關係等課題，森由利亞和莫尼卡兩位學者已經發表了很多具有深入研究成果的著作，茲不贅述⁶⁸。簡略言之，邵本《太乙金華宗旨》與另一部由金蓋山龍嶠山房所傳《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⁶⁹的不同之處，是前者被視為出於淨明派的傳統，因為依據邵本的記載，呂祖是奉了淨明派真仙許旌陽真君之命，先後於康熙七年（1668）及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降鸞於潘易庵（道號乾德）、屠宇庵（道號乾元）等淨明嗣派弟子的乩壇。依時序來說，首先是呂祖降鸞於白龍精舍，及後來因為白龍精舍舊人或存或亡，故改為降鸞於屠宇庵的古紅梅閣，並最後由屠宇庵的門人張爽庵（道號又稱坎真）等人，把康熙七年時已降筆的「遺文」、「散編」校訂及編輯成《太乙金華宗旨》一書⁷⁰。與本節探討呂祖天仙信仰與教外別傳的題旨有關的是，邵志琳為《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撰寫的序言稱：「師（呂祖）於古紅梅閣，又授是旨於坎真等七人，合諸前七人，皆係淨明法派，不在南北兩宗，乃祖師代旌陽闡述宗旨，以詔後學也。」⁷¹依邵志琳的說法，屠宇庵等淨明嗣派弟子認為《太乙金華宗旨》的降授不在於接承以往「南北兩宗」的內丹修煉傳統，而是另外歸宗於由淨明派祖師所啓傳的「真淨明遞傳之嫡血」⁷²，並由呂祖奉受許旌陽真君之命，通過降鸞而傳示出金丹修真宗旨⁷³。邵志琳的說法應是

Kristofer Schipper “Daoist Lives-Vies taoistes” Aussois [Savoie], September 10-12, 2015).

- ⁶⁸ 參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の序・注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一〉，《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5號（東京：早稻田大學東洋哲學會，1998年），頁43-64；Monica Esposito,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43 (1998): 90-109; Monica Esposito, *Creative Daoism* (Wil: UniversityMedia, 2013), pp. 263-292; Mori Yuria,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eds.,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p. 165-184.
- ⁶⁹ 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稱：「是書出於康熙戊辰歲，吳興金蓋山龍嶠山房所傳，先哲陶石庵先生壽諸梓。嘉慶間蔣元庭侍郎誤得偽本，纂入《道藏輯要》。」（《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金華宗旨頁3a）
- ⁷⁰ [清]張爽庵：〈太乙金華宗旨緣起後〉，《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49，原序頁17b-18a。
- ⁷¹ 邵志琳：〈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序〉，收入同前註，卷49，邵序頁1b。
- ⁷² [清]屠宇庵：〈太乙金華宗旨緣起〉，收入同前註，卷49，原序頁17a。
- ⁷³ 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指出：邵志琳的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中所收載的《太乙金華宗旨》並非是當初在古紅梅閣降授的《太乙金華宗旨》的原樣。森由利亞稱：「根據邵志琳的序中記載，他見到的是蘇州吳氏的抄本，在編入《呂祖全書》時對內容做了修改和訂正。」（《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5號〔1998年〕，頁47。森由利

根據在《太乙金華宗旨》裏保存的由七位自署為「淨明嗣派弟子」的白龍精舍弟子撰寫的七篇序言，如屠宇庵題〈太乙金華宗旨緣起〉記稱：

〔許〕真君因藜霄啓會，奏聞上帝，因命大羅真人純陽呂祖、神霄侍宸長真譚祖，協理龍沙大法，飛鸞演化，降周子埜鶴壇中（註：即白龍精舍），已數年矣。……迨戊申冬，降乩白龍精舍，命易庵先生以下七人，先期具疏設誓，而傳宗旨。其證盟者，王天君也。越兩日，先後朝禮上帝、大帝，暨道祖列真。是日萬靈萃止，八景浮空，鶴駕龍輿，遊翔上下。祖降玄壇，七人拜而受教，直接孝悌王之真傳，即《太乙金華宗旨》也。⁷⁴

屠宇庵〈太乙金華宗旨緣起〉稱《太乙金華宗旨》為「直接孝悌王之真傳」，就是指出由呂祖傳示的《太乙金華宗旨》乃是「真淨明遞傳之嫡血」，這亦表明白龍精舍弟子的信仰是建立在淨明嗣派和呂祖降鸞內丹性命修煉這兩個道教傳統的合併基礎之上。一方面，屠宇庵等門人弟子稱他們是「淨明嗣派弟子」；另一方面也說他們是「歸依純陽聖祖」⁷⁵。事實上，把崇祀呂祖及修煉其性命雙修之旨與淨明教視為同一之道的乩壇，又可以舉清初順治至康熙時江西南昌著名的青雲譜道院為另一代表例子⁷⁶。

康熙二十年（1681）由青雲譜道院住持朱道朗主持修訂、刊刻的《青雲譜志略》記載了該壇信奉淨明宗教之旨，及修煉鍾、呂性命雙修的功夫。朱道朗〈青雲譜志跋〉說：「〔青雲〕譜闢堂開，崇祀呂祖，以其受東華正陽之教，發明性

亞文的中文翻譯，見孫穎、葛強譯：〈《太乙金華宗旨》的成立與變遷——以諸版本之序、注所述為線索〉，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476-493。）

⁷⁴ 屠宇庵：〈太乙金華宗旨緣起〉，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49，原序頁16a-b。另邵志琳：〈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序〉稱：「洎康熙戊申歲（七年，1668），我呂祖奉勅偕邱、譚二真，降壇於毘陵白龍精舍，宣揚宗旨，傳示淨明法派潘乾德七人。」見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49，邵序頁1a。

⁷⁵ 〔清〕劉度庵：〈太乙金華宗旨原序〉，收入同前註，卷49，原序頁10b。

⁷⁶ 關於江西南昌青雲譜道院和住持朱道朗的研究，參郭武：〈朱道朗與青雲派〉，《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4期，頁6-11。郭文的論點是說朱道朗的青雲譜道院「欲調和『淨明』與『全真』的差異」（頁8），此觀點與本文論旨不同。此外，關於「朱道朗非八大山人」的考證研究，可參葉葉：〈讀朱道朗〈跋醮仙筮吉肘後經〉——再論八大山人非朱道朗〉，《大陸雜誌》第65卷第5期（1982年11月），頁27-33；朱良志：〈八大研究中的「青雲譜問題」補說——八大山人事蹟徵略之七〉，《榮寶齋》2010年第5期，頁248-261。

命雙修之旨，遂乃因地而教，因人而授法也。其視許祖教同而道一也，道同而心皆一矣。」⁷⁷不過，在論述「南北二宗」的關係上，《太乙金華宗旨》卻主張淨明之宗旨不在接承「南北二宗」之傳。例如邵本《太乙金華宗旨》在「淨明源流」一節，就強調了「淨明另為一派，不在南北兩宗」⁷⁸。反之，依據《太乙金華宗旨》第一章「天心」之說，呂祖傳示的《太乙金華宗旨》，乃是「蒙淨明許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別傳之旨，接引上根」⁷⁹。這種在「南北二宗」之外「教外別傳」的說法即是以淨明嗣派為本位，並與全真教北宗或南宗內丹不存在傳承關係，故特別另稱為「教外別傳之旨」。屠宇庵〈太乙金華宗旨緣起〉稱：「〔呂〕祖降玄壇，七人拜而受教，直接孝悌王之真傳，即《太乙金華宗旨》也。」⁸⁰所謂「直接孝悌王之真傳」的意思，就是說由呂祖奉許旌陽真君之命傳授屠宇庵乩壇弟子的《太乙金華宗旨》，是直接出自淨明派啓教祖師斗中孝悌王之真傳。根據康熙年間由胡之玟編校且屬江西青雲譜道院藏版的《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⁸¹，淨明宗派的啓教祖師依次為孝道仙王、孝道明王和孝悌王，並解釋說：「啓教祖師，孝道仙王。孝道仙王者，即始氣大道之稱也。啓教祖師，孝道明王。孝道明王者，即元氣至道之稱也。啓教祖師，孝悌王。孝悌王者，即玄氣孝道之稱也。」⁸²至於在《太乙金華宗旨》裏分別收載的由孚佑帝君降筆的〈太乙金華宗旨自序〉、邱長春真人的〈太乙金華宗旨自序〉和譚長生真人的〈太乙金華宗旨自序〉，都各自署稱為「大羅天仙斗中闡法真人呂崑撰」、「斗中闡教

⁷⁷ [清]朱道朗：〈青雲譜志跋〉，收入黃翰翹編：《江西青雲譜志》，《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冊，頁48-49。

⁷⁸ 呂祖（託）：《太乙金華宗旨·淨明源流》，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49，頁26a。

⁷⁹ 同前註，第1章〈天心〉，卷49，頁1b。

⁸⁰ 屠宇庵：〈太乙金華宗旨緣起〉，收入同前註，卷49，原序頁16b。

⁸¹ 見光緒四年（1898）金桂馨、漆逢源等編纂的《逍遙山萬壽宮志》第十六卷收入胡之玟撰寫的〈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序〉。另據知，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代萬曆三十二年（1604）詹氏西清堂刻本的《出像許真君淨明宗教錄》共十五卷，由楊爾曾（1575-?）校刊。見龔敏：〈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文學新論》第10期（2009年12月），頁195-230。至於康熙年間由胡之玟編校屬江西青雲譜道院藏版的《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見[清]胡之玟編纂，陳立立等整理：《淨明宗教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另參許蔚：〈百年來許遜及淨明道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第30卷第4期（2011年11月），頁20；許蔚：《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2014年），頁375；Guo Wu, "The Record of Purity and Brightness: Versions and Contents,"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8 (2015): 96-111。

⁸² 胡之玟編纂，陳立立等整理：《淨明宗教錄》，頁134。

真人邱處機序」及「神霄雷霆侍宸斗中真人譚處端序」⁸³。至於「斗中闡法」和「斗中闡教」的意思就是說呂祖孚佑帝君、邱長春真人和譚處端真人都是爲了斗中孝悌王及其所傳的淨明道而闡教演法。《太上靈寶淨明宗教錄》第六卷引孝悌王語蘭公之言：「始氣爲大道，於日中爲孝道仙王；元氣爲至道，於月中爲孝道明王；玄氣爲孝道，於斗中爲孝悌王。」⁸⁴《太乙金華宗旨》第一章「天心」認爲《太乙金華宗旨》所傳示的盡性至命的修真之學，乃是接引自斗中孝悌王的真傳，而稱之爲「特立教外別傳之旨」。這是針對「南北兩宗」而言，特別是採取與全真教對立的立場，指出當時全真教已經衰落的狀況，並批評說：「古來仙真，皆口口相傳，傳一得一。自太上化現東華，遞傳崑崙以及南北兩宗，全真可爲極盛。盛者盛其徒衆，衰者衰于心傳。以至今日濫泛極矣，極則返。故蒙淨明許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別傳之旨，接引上根。」⁸⁵對於《太乙金華宗旨》從「教外別傳」的立場批評北宗全真教的衰落，後來在道光十一年(1831)金蓋山龍門派道士閔一得在修訂其本山龍嶠山房所傳的另一種《金華宗旨》時，就有回應這種貶抑北宗的說法：「今蔣氏所本（即《全書正宗》和《全書宗正》所依據的六十四卷《呂祖全書》本）乃中宗後裔，掩襲此書而抑北宗。」⁸⁶

從上述討論《太乙金華宗旨》與「教外別傳」論述的關係，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覺源壇在淨明斗中闡教的傳承之外，欲建立其爲天仙金丹正派的意圖。《全書正宗》卷二收有《太乙金華宗旨》，但卻把該經的名稱改爲《孚佑上帝天仙太乙金華宗旨》（或稱《天仙金華宗旨》）。如前所述，嘉慶時覺源壇弟子編纂《全書正宗》是以舊本《全書宗正》爲依據，因此稱其編纂工作爲「重訂全書」。《全書宗正》和《全書正宗》都有收載《太乙金華宗旨》，並且依據的底本都是邵志琳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所收刻本。覺源壇弟子恩洪（道號正化子）的〈天仙太乙金華宗旨後跋〉提及了三者之間的關係：「乾隆乙未，錢塘邵志琳得蘇門吳氏抄本，自加訂定，刊入《全書宗正》。今屆重訂之期，廣化子（即蔣予蒲）復釐定之，歸入集中。」⁸⁷比較而言，顯而易見的是，蘇州《全書宗正》本《太乙金華宗旨》所展示的宗派立場仍然是淨明宗旨。因此，〈全書宗

⁸³ 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49，原序頁4b、6b、7b。

⁸⁴ 胡之珩編纂，陳立立等整理：《淨明宗教錄》，頁134。

⁸⁵ 見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49，頁1a-b。

⁸⁶ 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頁2b。

⁸⁷ 恩洪：〈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2，頁66b。

正凡例〉稱：「《金華宗旨》乃斗中教外別傳，祖師闡揚開演，未可褻視。」⁸⁸另外《全書正宗》本《太乙金華宗旨》亦收入一篇由自署為淨明嗣派弟子通宵子題的〈太乙金華宗旨識〉，通宵子清楚說明《金華宗旨》與淨明派的直接關係：「《金華宗旨》，即旌陽真君所謂《四字天經》，又所謂『淨明道法』，『忠孝雷霆』也。源流載之悉詳，此教外別傳之旨。」⁸⁹關於這點區別，森由利亞已經指出，覺源壇在編纂《全書正宗》時，非常有意識地淡化《太乙金華宗旨》的淨明道背景⁹⁰。例如由覺源壇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降筆的〈全書正宗凡例〉就代表該壇否定了《金華宗旨》只是傳示淨明派之宗旨，教外別傳所指的恰恰是天仙派：「《金華宗旨》係教外別傳天仙的派，非僅淨明之道，如《宗教錄》等書也。學者非伐毛洗髓，深得金丹三昧者，未必能知此書之妙也。」⁹¹在第一覺壇建構天仙金丹派的目標之上，幾乎可以如森由利亞所說，《全書正宗》的編纂者「就是對於〔六十四卷〕《呂祖全書》本所記載的淨明道的色彩，以及敘述《金華宗旨》的原本出處的文字，《正宗》本做了大膽的刪除和改動」⁹²。例如原來屠宇庵在〈太乙金華宗旨緣起〉裏自署為「淨明嗣派弟子」，但是後來《全書正宗》本《天仙金華宗旨》卻改題識為由「金華嗣派弟子宇庵屠乾元敬題」的〈後跋〉。該〈後跋〉與原本〈太乙金華宗旨緣起〉的最大差異之處是《全書正宗》把屠宇庵提及的有關《太乙金華宗旨》在毘陵白龍精舍直接受教於孝悌王之真傳的一節經過完全刪去。反之，由覺源壇之掌壇真人柳守元降筆撰寫的〈天仙金華宗旨自序〉則通過重新解釋「金華宗旨」的意思，而轉化成爲新說，《天仙金華宗旨》乃是孚佑帝君所傳之「天仙之法」。柳守元稱：「往古來今，只此一道，名之金華。道之因也，就其初功言之也，名之爲金丹；道之果也，就其成功言之也，總一天仙訣也。而曰宗旨云者，則澈上澈下，澈始澈終，會而通之，直而示

⁸⁸ [清]陳通真（謀同子）：〈全書正宗凡例〉，收入陳通真補刻：《呂祖全書正宗》（清咸豐二年[1852]刊本，京都：大谷大學藏），卷1，凡例頁4a。

⁸⁹ [清]通宵子：〈太乙金華宗旨識〉，收入同前註，卷1，序頁10a。

⁹⁰ 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の序・注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一〉，頁53。

⁹¹ 吳鳳洲（託）：〈全書正宗凡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凡例頁2a。

⁹² 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の序・注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一〉，頁53。中文翻譯，見孫穎、葛強譯：〈《太乙金華宗旨》的成立與變遷——以諸版本之序、注所述爲線索〉，頁483。

之。若曰吾天仙之法，如是焉而已。」⁹³根據柳守元的說法，「金華宗旨」乃金丹之道，總成於「天仙訣」，屬天仙之法也。而自署為「天仙嗣派者廣化弟子惠覺」的蔣予蒲更直接稱：「此經（《天仙金華宗旨》）乃性命兼修，天仙的傳也。」⁹⁴另一覺源壇弟子志秋則說：「讀此宗旨者，皆知金華之妙，其亦天仙派中人也。」⁹⁵可見，覺源壇弟子相信《金華宗旨》是由呂祖直接傳授而歸之於天仙派性命修煉的正統經典。

總結而言，覺源壇的天仙的傳與毘陵白龍精舍傳示淨明嗣派的教外別傳，二者站在不同的立場。雖然它們都聲稱其乩壇由孚佑帝君純陽呂祖直接降授金丹宗旨，也分別認定呂祖為其壇派的「天仙之始祖」或「第一代開宗大道師」，但是覺源壇並不認同其金丹修煉之法屬淨明之大法，或斗中孝悌王之真傳。這種天仙正派的立場亦解釋了為什麼蔣予蒲後來從閔一得處知悉金蓋山藏有另一種版本之後，「擬即改梓」原來《道藏輯要》（即《全書正宗》）的版本⁹⁶。因為對覺源壇來說，「教外別傳」的意義乃在於：孚佑帝君為金丹鼻祖，以天仙立派，傳天仙妙道，並開啓南北兩宗，但由於兩宗漸漸衰微，因此要另立別傳，由覺源壇重新接引天仙法派，再次由孚佑帝君呂祖開立「宇內第一法壇」⁹⁷，闡揚以金丹妙道為宗旨而接承南北玄學的天仙妙道。這即是孚佑帝君降鸞所說的「蓋緣我覺源法壇，將綿長此天仙法派」⁹⁸。

四、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壇況——蔣予蒲、柳守元與覺源壇

有關嘉慶年間覺源壇的歷史、入道弟子的訊息，以及其乩壇的宗教狀況和奉祀的神明譜系等資料，大谷本《全書正宗》應是現存唯一保存下來的原始文獻，

⁹³ 柳守元（託）：〈天仙金華宗旨自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2，頁2a。

⁹⁴ 同前註，卷2，頁22b。

⁹⁵ 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同前註，卷2，頁69a。

⁹⁶ 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頁3a。

⁹⁷ 柳守元（託）：〈語錄大觀原起〉，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6，原起頁1b。

⁹⁸ 斗姥（託）、呂祖（疏解）：《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收入同前註，卷9，頁4a。

能夠提供予今天學者研究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壇況。首先是《全書正宗》所提供的有關覺源壇的歷史資料。如上所引，覺鏡真人降筆的〈全書正宗後跋〉提及了「歲屬戊午（嘉慶三年）之冬，大壇重啓」⁹⁹。此句話說出了覺源壇是於嘉慶三年重啓其法壇，故稱「其本壇規由舊而象日新」¹⁰⁰。但是，嘉慶三年並不一定就是覺源壇創壇的年份，只不過是指在嘉慶三年宏教真君柳守元奉了孚佑帝君之命開始「掌壇」而已。《全書正宗》卷十六收載一篇由呂帝於嘉慶辛酉（六年，1801）降筆的〈覺源語錄題示弁言〉，云：「前奉菩薩同開化覺壇，以洪接濟。十餘年來，有其傳授，有其真証。今壇中弟子等衆，敬信奉行。」¹⁰¹據此呂祖〈弁言〉，覺源壇之立壇時間大約在嘉慶六年以前的十餘年時間，即是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或之前。在《全書正宗》裏，亦提及嘉慶三年覺源壇以前的資料，例如蔣予蒲在〈十六品經後跋〉記述其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開始讀呂祖《十六品經》，並在之後的七年間（1794-1800）編輯、校訂各品之經。蔣氏稱：「小子蒲自甲寅歲來，陸續得觀各品，編輯訂校，已幾七年。迄庚申歲（嘉慶五年），始有定本。」¹⁰²換句話說，在嘉慶七年冬完成編纂《全書正宗》之前，蔣予蒲於嘉慶五年編輯校訂及刊行的《十六品經》已經有付梓刊行的單行本。日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今收藏一卷本的《重訂全書宗正》。該書主要收載了《十六品經》及《呂帝本傳》和《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¹⁰³。筆者相信這部一卷本的《重訂全書宗正》就是蔣予蒲於嘉慶五年編輯校訂及刊行的《十六品經》（見圖三：一卷本《重訂全書宗正》）。

呂祖《十六品經》集結了自明末萬曆十七年（1589）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間，分別在廣陵（揚州）、金陵（南京）、毘陵（常州）、信州（上饒）、臨江（江西樟樹市）、武昌等地的不同呂祖乩壇降鸞而成的經典。明天啓六年由廣陵萬店集仙樓的呂祖弟子啓佐子首先把五種呂祖道經合刻為《八品仙經》（全名稱爲「太上呂祖開天皇極證真闔洞妙仙經」）¹⁰⁴。其後，另有湖北武昌城外棲真觀呂祖社弟子請乩降經，於是呂祖在康熙十八年（1679）爲棲真觀弟子飛鸞闡

⁹⁹ 恩悟（託）：〈全書正宗後跋〉，收入同前註，卷首，頁 62a。

¹⁰⁰ 呂祖（託）：〈覺源語錄題示弁言〉，收入同前註，卷 16，弁言頁 2b。

¹⁰¹ 同前註，卷 16，弁言頁 2a。

¹⁰² 蔣予蒲：〈十六品經後跋〉，收入同前註，卷 1，頁 107b。

¹⁰³ 《重訂全書宗正》一卷，收入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文庫 19，F282）。

¹⁰⁴ [明]李應陽：〈合刻八品仙經原序〉，收入[清]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卷 9，頁 5a。

演了一部《九重闔闢敕演棲真大典拔濟苦海洞妙佐微仙經》，因為共有五品，故又合稱為「五品仙經」。最後是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四十三年(1704)之間由湖北江夏縣涵三宮乩壇弟子在本壇開乩，叩請呂祖降授了上中下三卷本的《清微三品至道極佐參同妙典大乘度劫真經》，簡稱為《清微三品經》。乾隆九年由涵三宮弟子劉體恕、黃誠恕等合力彙輯的第一部《呂祖全書》，合收了《八品仙經》、《五品仙經》和《清微三品經》¹⁰⁵。乾隆末年由蘇州呂祖乩壇弟子重新考訂後刊刻的《全書宗正》仍是按著《八品仙經》、《五品仙經》和《清微三品經》的分類而收錄，合共十六品。後來，覺源壇蔣予蒲在編纂《全書正宗》時，才首次把三種道經合編總成爲一部，稱爲「十六品經」。宏教眞君柳守元撰〈十六品經題詞〉解釋「十六品」之義：「門下士惠覺總而輯之，蓋取大丹一斤之義。」¹⁰⁶

根據嘉慶辛酉(1801)呂祖降筆的〈覺源語錄題示弁言〉，可知其時覺源壇立壇已有「十餘年」。而亦如前所述，在嘉慶三年宏教眞君柳守元奉孚佑帝君之命掌壇之前，覺源壇曾經先後有六位祖師掌壇。覺鏡眞人稱：「其奉命宣化，掌理壇事者，先後凡六祖師。已前之掌壇地者，廣濟眞君及吾師顯佑眞君黃祖也。」¹⁰⁷由於蔣予蒲是《全書正宗》的主要編纂者，被宏教眞君柳守元舉薦爲重訂全書的總其成者，因此，雖然目前沒有充分證據推斷覺源壇爲蔣氏所創立¹⁰⁸，但是，毫無疑問，蔣予蒲是嘉慶時期覺源壇的核心帶領者。衆眞總監天尊蘇朗眞人就曾降示稱：「惠覺是第一壇內傳示淵源，直接斯道正宗者。」¹⁰⁹因此，根據蔣氏從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的生平活動紀錄，大約可反映出覺源壇在嘉慶三年前後的發展概況。根據李桓輯的《國朝耆獻類徵初稿》卷九十四記國史館本傳「蔣予蒲」條，蔣予蒲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考中進士，並獲翰林院庶吉士頭銜。乾隆四十七年(1782)，他被任命爲《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¹¹⁰。嘉慶六

¹⁰⁵ 見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9、10、12、13、14、15。關於《八品仙經》、《五品仙經》和《清微三品經》的研究，參拙作：〈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頁190-193。

¹⁰⁶ 柳守元（託）：〈十六品經題詞〉，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6，弁言頁3b。

¹⁰⁷ 恩悟（託）：〈全書正宗後跋〉，收入同前註，卷首，頁62a。

¹⁰⁸ 莫尼卡認爲覺源壇爲蔣予蒲所創立，見 Monica Esposito, *Creative Daoism*, p. 286.

¹⁰⁹ 呂祖、浮邱仙祖等（託）：《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斗集四，頁44a。

¹¹⁰ 除了蔣予蒲，覺源壇中亦曾擔任《四庫全書》校官的弟子，包括有總閱官朱珪，總纂官戴

年(1801)蔣予蒲被任命為太僕寺卿，故朱珪和戴衢亨的兩篇序言皆稱蔣予蒲為「蔣太僕」。嘉慶十一年(1806)及十三年(1808)蔣予蒲先後被朝廷擢升為工部右侍郎及戶部右侍郎¹¹¹。蔣予蒲之父蔣曰綸(字金門，號霽園，又稱梅芳老人，1729-1803)¹¹²，在〈懺法大觀序〉一文，提及他和他的兒子(時三十七歲)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天開始往來廣惠寺，且與寺僧明心(俗名王樹勳)交往，學習了一點「身心性命之功」¹¹³。蔣曰綸云：「嗣又閱《指月錄》、《傳燈錄》等書，粗知佛祖源流。惟於道門諸天上聖，以及度世高真，未能洞悉本原，詳覈事蹟。僅知《楞嚴》所謂十種仙，非神仙之極詣，而服食外丹及諸旁門小術，皆不得為天仙大法宗旨。」¹¹⁴據此可知，蔣予蒲在乾隆五十七年之前還未接觸天仙金丹修煉之道，即是說，他還未加入覺源壇。目前可知最早一條資料提及蔣予蒲開始接觸呂祖性命修煉信仰的時間，是蔣曰綸在〈易說後跋〉中提及的：「壬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兒子予蒲得純陽道祖《易說》。」¹¹⁵乾隆五十九年蔣予蒲開始讀呂祖《十六品經》，且啓悟了其進入昇仙之覺路。在〈十六品經後跋〉蔣予蒲稱：「《十六品》出者，乃孚佑上帝覺世之真詮，傳道之妙典也。」¹¹⁶之後兩年，即嘉慶二年(1797)，蔣予蒲說他在濟南從持真子處得傳一部稱為「金丹心法」的內丹經書，又在同年校訂和纂刻一部據說原來由靈山子彙集的道門懺法大典，稱「懺法大觀」。蔣予蒲撰〈金丹心法後跋〉稱：「嘉慶二年六月十八日，予晤持真子於濟南，得睹《金丹心法》一書，悚然起立，而嘆曰：『妙哉，道也。此真心性命之學。』」¹¹⁷另外，嘉慶二年中秋日在其香雪山房校訂《懺法大觀》及撰〈懺法大觀序〉之時，蔣予蒲亦談及其歸依道門神仙及懺法的信仰，稱：

衢亨及繕書處分校官戴均元、范整、金光悌等。見紀昀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1冊，卷首，頁27、28、31、32、33。

¹¹¹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稿》，卷94，頁140、160-163。

¹¹² 蔣曰綸生平資料，見同前註，卷94〈國史館本傳〉，頁148-151。

¹¹³ 蔣曰綸〈懺法大觀序〉：「乾隆壬子長夏無事，因誦《楞嚴經》，覺戒、淫、殺、盜、妄，實為聖賢克己之學。然亦未有入處。會廣惠常住，多善緣，恆率余子予蒲往來，其閒暇時，亦自兀坐一二時，乃益覺身心性命之功，由敬以植德本，由靜以立人極，三教原無異旨也。」(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一，序頁3a)

¹¹⁴ 同前註。

¹¹⁵ 蔣曰綸：〈易說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0下，頁146a-b。

¹¹⁶ 蔣予蒲：〈十六品經後跋〉，收入同前註，卷1，頁107a。

¹¹⁷ 蔣予蒲：〈金丹心法後跋〉，收入同前註，卷12，頁126a。

吾觀人之不皈大道者，非徒心性昧也，良由見聞闕焉。慨自教分爲三，碌碌者方且以神仙之說爲渺茫，而於無上至尊高真上聖，更爲畢世夢想所不到。今靈山子彙集《懺法大觀》，予披讀編纂，夜以繼日，相與推敲訂正，洞見晴空，瑞日炳耀寰區，合天人相通之故，爲古今不易之經。¹¹⁸

雖然，蔣予蒲何時加入覺源壇的問題未有確切的答案，但是根據他漸漸投入呂祖內丹心性之學的經歷，我們可推斷大約是於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之間。而這亦符合上述所引呂祖降筆的〈覺源語錄題示弁言〉之說，即推斷覺源壇立壇的年份大約是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或之前。

有關蔣予蒲與廣惠寺僧明心的關係，以及明心與覺源壇的關係等問題，本文只能依據非常有限的歷史文獻資料，作出初步的判斷¹¹⁹。《清史稿》卷三百五十六〈石承藻傳〉記載一段有關明心（王樹勳或稱王和尚¹²⁰）的活動資料：

王樹勳者，江都人，乾隆末入京應試，不售，乃於廣慧寺爲僧，名曰明心。開堂說法，假扶乩卜筮，探刺士大夫陰私，揚言於外，人益崇信。達官顯宦，每有皈依受戒爲弟子者。朱珪正人負重望，亦與交接。……刑部尚書金光悌延醫子病，怵以禍福，光悌長跪請命，爲時所嗤。嘉慶二十年，〔石〕承藻疏請澄清流品，劾樹勳，下刑部鞠實，褫職，枷號兩月，發黑龍江充當苦差。仁宗獎承藻曰：「真御史也！」詔斥被惑諸臣，有玷官箴。其已故者免議，侍郎蔣予蒲、宋鎔以下，黜降有差。¹²¹

《清史稿·石承藻傳》記述了廣慧寺（廣惠寺？）¹²²僧人明心行扶乩之法，京城

¹¹⁸ 蔣予蒲：〈懺法大觀序〉，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一，序頁4a。

¹¹⁹ 關於蔣予蒲與僧明心關係的分析，另參 Monica Esposito, "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 The Wonde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pp. 57-58.

¹²⁰ 見《清代述異》卷十一：「嘉慶間，京師廣慧寺僧明心開堂設法，皈依者頗眾。後返初服，入賞得官，爲湖北知府，曰王樹勳，知者呼爲王和尚。未幾被劾治罪，曩時皈依及知而不舉者，皆牽（運）〔連〕被議。」（小橫香室主人編：《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1年〕，第5冊，頁120「王和尚」條）

¹²¹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356，頁11319。

¹²² 蔣曰綸〈懺法大觀序〉及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都記僧明心之寺爲「廣惠寺」，但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及清張惠言《茗柯文補編》和《清代述異》則言「廣慧寺」。據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稱清代北京有廣慧寺，「古刹也，在宣武門外一里」（卷59，頁955），另外在都城郊外有廣惠寺，在「崇文關之東十里，而近曰深溝，實都城孔道」（頁1516）。此外，據許道齡編《北平廟宇通檢》（北平：國立北平研究史學研究會，1936年）稱：「廣惠寺，廣惠寺夾道三

顯宦多歸依為弟子，兼從受戒。這群與明心相交，且成為其徒的達官顯宦，包括有朱珪、金光梯和蔣予蒲等，而據《全書正宗》，已知他們都屬於覺源壇的弟子。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卷一亦記稱：「侍郎蔣予蒲為其（即明心）弟子。」¹²³《國朝耆獻類徵初稿》國史館本傳「蔣予蒲」條亦記載：「明心為僧時，予蒲曾從受戒。……蔣予蒲爾時已為內閣侍讀學士，係四品京堂官。」¹²⁴蔣予蒲於乾隆五十九年擢升為內閣侍讀學士，翌年因為丁母憂去職三年，至嘉慶三年復原官，然後四年遷太常寺少卿。因此，蔣予蒲為內閣侍讀學士而從受廣惠寺僧明心五戒的時間，應該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慶三年之間。《清史稿》提及明心後來被當時步軍統領和坤「勒令還俗」，但《清史稿》沒記下它發生的時間；據清張惠言《茗柯文補編》，嘉慶二年時，明心已被「有司杖而逐之，蓄髮養妻子」¹²⁵。因此，蔣予蒲從受明心五戒的時間應發生在他為母守喪之期內，並且不遲於在嘉慶二年明心被勒令還俗之前。

儘管蔣予蒲為明心之弟子，且曾從受五戒，但是，從大谷本《全書正宗》全文來判斷，我們沒有發現確鑿證據可以證明明心參加了覺源壇的降鸞活動，且更未見他與該壇在嘉慶三年重啓法壇之後所展開的編纂《全書正宗》的工作有關連。雖然蔣予蒲為明心之弟子，但是大谷本《全書正宗》數十篇序言、後跋和弁言完全沒有提及明心或王樹勳的名字。此外，雖然《清史稿》記載明心在很多高官中組織扶乩活動，但是，我們亦無法在《全書正宗》找到證據，可以證明他也是覺源壇呂祖降乩的鸞生之一¹²⁶。參照江夏縣涵三宮乩壇之鸞生黃誠恕在編纂三十二卷《呂祖全書》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倘若明心是覺源壇的鸞生，我們很難明白為什麼整部《全書正宗》沒有提及他的名字¹²⁷。因此，僧明心與覺源

號……。舊名廣慧寺。明嘉靖初舊址僅存，三十一年內官監太監劉成施金半斤，盡復其地，三十八年內監朱仲出資修建。」（〈外四區〉，頁162）

¹²³ [清]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182冊）卷1，頁486。另見[清]張惠言《茗柯文補編》卷上：「內閣侍讀學士蔣予蒲，王先生廣慧寺之徒也。」（《續修四庫全書》第1488冊，頁582）

¹²⁴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94，頁163。

¹²⁵ 張惠言：《茗柯文補編》，卷上，頁582。

¹²⁶ 森由利亞對於王樹勳是否為覺源壇的中心人物的問題同樣持保留意見，見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346。

¹²⁷ 關於涵三宮鸞生黃誠恕的資料，參拙作：〈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頁187-189、192-196。

壇的關係仍然待考¹²⁸。然而，在嘉慶二十年(1815)，出現了朝廷對明心的判罪。由於明心被控在嘉慶二年還俗之後，靠賄賂買官而得湖北襄陽知府，其後於嘉慶二十年經刑部偵訊出來，最終被判罪，褫職及遣發至黑龍江當苦差；同時，那些曾經從受明心佛戒的官員都要被判革職或降職。結果，當時已六十歲並官至內閣學士兼倉場侍郎的蔣予蒲亦受了明心案的牽連而被革了職。根據胡敬撰〈蔣予蒲墓誌銘〉，被革職的蔣予蒲確實在嘉慶二十一年，攜其子移居杭州三年¹²⁹。嘉慶二十四年，在返京慶祝嘉慶皇帝六十歲大壽後不久卒於京師。據此可知，嘉慶二十年發生明心一案，最終對蔣予蒲（甚至覺源壇的弟子）造成很大的影響。閔一得說的「〔《道藏輯要》〕板在京邸，及取歸，而侍郎又北上，卒於京師」一句¹³⁰，其實對本文研究蔣予蒲和覺源壇提供了以下兩點訊息：一方面，蔣予蒲及覺源壇同門弟子在嘉慶十年刊行《全書正宗》之後，仍繼續維持和發展該壇的呂祖降鸞活動，例如在經過了十年之後，即在嘉慶二十年前，覺源壇弟子奉孚佑帝君之命完成了刊刻《道藏輯要》一書；但另一方面，在蔣予蒲辭世之後，歷史上再沒發現有關覺源壇的降鸞活動及其弟子的訊息。

除了追蹤覺源壇的歷史發展，以下，本論文將就該壇的宗教、壇儀和奉祀的神明系統作進一步的考察。嘉慶三年宏教真君柳守元奉孚佑帝君之命掌覺源壇。在〈全書正宗總序〉，柳守元降筆說：「愚侍教最久，受恩尤深。蒙恩命，值理吾師第一開化壇，日日競競，惟恐隕越。」¹³¹不僅被奉為掌壇的真君，覺源壇弟子志秋在〈天仙金丹心法後跋〉更稱柳守元為該壇天仙派的二祖：「孚佑帝師，天仙之始祖也，宏教恩師，天仙之二祖也。」¹³²據說是覺源壇弟子日常修行的禮誦科儀經書——《清微宏範道門功課》裏面收有一篇〈宏教真君柳

¹²⁸ 莫尼卡撰，萬鈞譯〈「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在明心的指點下，他們（蔣曰綸和蔣予蒲）在廣惠寺開始嘗試『性命之功』。明心法師傳授的教義同內丹和重要的道教經典《金華宗旨》有關。」（頁26，註65）丁培仁：〈道教文獻概論〉：「蔣元庭，名蔣予蒲，受戒於廣惠寺僧明心（法號惠濟大師，即《清朝野史大觀》所記王樹勳），共結全真道天仙法派覺源壇，編集乩筆道書。」（《老莊》〔青羊宮老莊書院出版〕2014年第2期，頁27）上述兩位學者認為僧明心與覺源壇及《太乙金華宗旨》之間存在關聯，筆者認為支持的證據仍然不足，未可作定論。

¹²⁹ 〔清〕胡敬：〈蔣予蒲墓誌銘〉，收入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稿》，卷94，頁163。

¹³⁰ 閔一得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頁3a。

¹³¹ 柳守元（託）：〈全書正宗總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38a-b。

¹³² 志秋：〈天仙金華宗旨後跋〉，收入同前註，卷2，頁68a。

祖誥〉，尊稱柳守元為「左輔元化無上極尊天仙二祖玉樞右宰宏教眞君」¹³³。因此，柳守元在覺源壇中被奉祀的地位，可說是僅次於開壇啓教的始祖呂祖孚佑帝君。又值覺源法壇重啓之時，孚佑帝君特命宏教眞君柳守元「總其成」¹³⁴，重訂《呂祖全書》，因此，柳守元說：「孚佑帝師《全書》重訂成，弟子守元奉命襄理是役。」¹³⁵十七卷《全書正宗》共收載了十八種呂祖道經，作為總其成的柳守元，其編輯全書的任務是要為每一種道經降筆撰寫「原起」、「序言」或「後跋」，以及一篇〈全書正宗總序〉，全部共有二十一篇之多（見附表）。柳守元為《全書正宗》降筆題詞的數目比孚佑帝君及其他為覺源壇降筆的神明的次數明顯為多。在柳守元的二十一降筆題詞中，有十九篇落款「宏教弟子柳守元熏沐題詞」，另在〈道德經解序〉，柳守元則自署為「玉樞右宰宏教眞君柳守元敬序」¹³⁶，在〈玄宗正旨後記〉稱為「宏教眞君」。

關於柳守元的神格來歷，森由利亞曾作過簡略的考究，指出柳守元與柳榮雖異名但屬同一位神格¹³⁷。以下，筆者再根據大谷本《全書正宗》及上海圖書館現藏的道光十三年（1833）重刻本《柳子藏書》（九卷）再補充解說柳守元的神格歷史，以及其與覺源壇的關係。首先，「柳真人」為孚佑帝君的弟子之說，早見於乾隆九年由涵三宮刊行的三十二卷本《呂祖全書》所收載的《五品仙經》裏，該書起源於呂祖在康熙十八年（1679）為武昌城外棲眞觀呂祖社弟子飛鸞闡演的一部經典。《五品仙經》中的〈第一品〉提及了〔純陽〕演正帝君上奏元始上帝，準許他再次下凡，向楚地衆生述說修身養性之訣。當時，有一位「柳真人」向其師演正帝君發問道：「今古仙佛，哀愍衆生，已曾宣說無限妙法，欲冀衆生，聞法受持，免墮輪迴。無奈衆生不肯信受，反加誹謗，是以轉增惡趣，墮大

¹³³ 柳守元（託）：《清微宏範道門功課》，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張集一，頁33b。關於《清微宏範道門功課》與覺源壇的關係研究，參森由利亞：〈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と全眞教——『清微宏範道門功課』の成立をめぐる〉，收入堀池信夫、砂山稔編：《道教研究の最先端》（東京：大河書房，2006年），頁82-108。

¹³⁴ 〔清〕文昌帝君（託）：〈全書正宗總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28a。

¹³⁵ 柳守元（託）：〈全書正宗總序〉，收入同前註，卷首，序頁36a。

¹³⁶ 柳守元（託）：〈道德經解序〉，收入同前註，卷8，序頁7a。

¹³⁷ 森由利亞：〈清代全眞教的天仙戒和呂祖扶乩的信仰——關於《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的研究〉，收入連曉鳴主編：《天台山暨浙江區域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14-217。

地獄。今慈尊雖有神通願力，縱使一身具千手眼，又安能援天下之沉溺耶？」¹³⁸其次，從康熙四十一年(1702)至四十三年(1704)，湖北江夏縣涵三宮乩壇弟子在本壇開乩，叩請呂祖降授一部《清微三品經》。《清微三品經》收載了一篇降筆於雍正十三年(1735)且署名為「方山道士宏教真人弟子柳榮稽首拜撰」的〈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據此篇〈後記〉可知，宏教真人弟子柳榮即是柳真師(或稱柳真人)。柳榮稱其在涵三宮一直侍從孚佑帝君數十年：「第憶數十年凡經營典務，榮幸忝列侍從，得以稍伸贊勳，奔走後先，時親優渥，含哺法乳，餐聽妙音。」¹³⁹從《清微三品經》或其他由涵三宮其後所叩請的經典如《禪宗正旨》或《參同經》等，我們找不到另外可以顯示柳榮在該乩壇的確實角色和地位的記載，也不知柳真人在涵三宮會否好像在覺源壇一樣擔任掌壇的角色。三十二卷《呂祖全書》本《清微三品經》附錄了一篇〈呂祖晉秩佐元誥命〉，該〈誥命〉除了說出孚佑真人呂岩因為闡演《清微三品經》之務功成，所以特被晉升至玉清天，且封為「佐元廣法天尊圓通文尼真佛」，之外還提及柳榮，因為他「佐佑佐功，趨承演務」，因此受晉敕為「左輔元化無上極尊玉樞右宰宏教真君」¹⁴⁰。另外在邵志琳本《呂祖全書》卷五十六《孚佑帝君敕演廣化真經》裏，收載了一篇〈柳真君原序〉，記錄了乾隆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由「方山道士宏教真人柳榮」降筆的序文¹⁴¹。除此之外，《孚佑帝君蜀演廣化真經》附錄一篇由乾隆三十七年(1772)吳嘉政撰寫的〈重梓廣化真經跋〉，稱：「柳真君諱榮，乃純陽呂祖之首座弟子也，悲願宏深，廣行覺世，功崇德溥，位證宏教真君。」¹⁴²

如前所述，《全書正宗》裏所收柳守元降筆的二十一篇題詞中，有十九篇署稱「宏教弟子柳守元」，另在〈道德經解序〉則自署為「玉樞右宰宏教真君柳守元」。柳守元的這兩種署稱，與乾隆年間三十二卷本和六十四卷本《呂祖全書》所見的「方山道士宏教真人柳榮」及「左輔元化無上極尊玉樞右宰宏教真君」差不多相同，分別是前者的姓名是柳守元，後者則稱是柳榮。《全書正宗》卷一收

¹³⁸ 呂祖(託)：《五品仙經》，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12，頁5b。

¹³⁹ [清]柳榮(託)：〈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收入同前註，卷15，頁20a。

¹⁴⁰ 見〈呂祖晉秩佐元誥命〉，收入同前註，卷13，序頁5a-b。

¹⁴¹ 《孚佑帝君敕演廣化真經》，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56，頁4b；另參森由利亞：〈清代全真教的天仙戒和呂祖扶乩的信仰——關於《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的研究〉，頁215。

¹⁴² [清]吳嘉政：〈重梓廣化真經跋〉，《孚佑帝君敕演廣化真經》，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卷56，頁39a。

載的〈三品經原記〉出自康熙四十三年涵三宮的《清微三品經》所收載的〈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不過，〈三品經原記〉卻記有「時旃蒙單闕孟陬上浣方山道士宏教真人弟子柳守元稽首拜撰」，而原來的〈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則記稱「時旃蒙單闕孟陬上浣方山道士宏教真人弟子柳榮稽首拜撰」¹⁴³。整部《全書正宗》統一稱為「柳守元」，尊稱「玉樞右宰宏教真君」，而「柳榮」一名則從沒出現過。對於這種名字的改稱，森由利亞認為：「以柳守元為柳榮，展開這種同一化的是在蔣予蒲等人的覺源壇中聚集的呂祖扶乩信仰的信徒們。」¹⁴⁴對於從「柳榮」到「柳守元」的改動，筆者認為這不是出於覺源壇有意的改稱，或如森由利亞說是一種把柳榮和柳守元「同一化」的改動；而是由於宏教真君被奉為掌覺源壇的神明之後，更被奉為該壇天仙派的二祖，因此覺源壇中的弟子不會直稱柳真君之姓名，而只尊稱其道名而已。上海圖書館現藏有一部道光十三年重刻的《柳子藏書》。卷九收有一篇柳真君降筆的〈自記〉，稱其「隨侍吾師（即孚佑帝君）七百餘載」，下款則自署為「癸巳長至日守元子自記」¹⁴⁵，即是說，柳真君道號為「守元子」。《柳子藏書》卷一收有柳守元的〈本傳〉，記稱：

余柳姓，名榮，字蘭臺。楚之鄖陽竹谿人也。先世春秋時，為魯大夫，食邑柳下，因以為氏，由魯遷鄖。至宋元豐六年癸亥（1083）四月十三日子時，母夢柳土廛宿入懷而生。青雲靄靄，從子至辰不散。……建炎三年（1129），金兵陷天長，帝如鎮江。吾奉命偵探軍營，遇金人圍逼，督戰被害。精魂上升，蒙〔呂〕祖於雲際接引，曰：「吾俟子久矣。子盡忠為國，不愧為吾弟子……。」¹⁴⁶

據此〈柳真君本傳〉，守元子本姓柳名榮，字蘭臺，生於北宋元豐六年，因戰金人而被害，卒於建炎三年。柳榮精魂升天之後，被呂祖接引，收為弟子。《柳子藏書》收載了一篇〈柳子藏書跋〉，由仙人玉霞子倪鳳降筆而撰成，記有守元子柳榮生平及卒後隨侍呂祖傳天仙法：「吾友柳子蘭臺，現儒者身，說天仙法。於有宋元豐間，降生人世，以忠殉國難。歿後蒙孚佑帝君指示前因，得歸大覺。」

¹⁴³ 見柳榮（託）：〈柳真師三品真經後記〉，卷15，頁20a及柳守元（託）：〈三品經原記〉，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5a。

¹⁴⁴ 見森由利亞：〈清代全真教的天仙戒和呂祖扶乩的信仰——關於《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的研究〉，頁215。

¹⁴⁵ 柳守元（託）：〈〔柳子藏書〕自記〉，收入《柳子藏書》（清道光十三年[1833]，上海圖書館藏），卷9，記頁1a。

¹⁴⁶ 柳守元（託）：〈本傳〉，收入《柳子藏書》，卷1，本傳頁1a-2b。

因稽首師前，誓願隨侍左右，普度世人，迄今七百餘年。」¹⁴⁷玉霞子〈後跋〉之稱柳子「說天仙法」及「得歸大覺」等語，都與覺源壇的天仙金丹信仰宗旨互相吻合。由柳守元掌壇的覺源壇弟子信奉孚佑帝君「飛鸞宣化，以七覺為大傳」。覺源壇視本壇為大覺法壇，而由其所編纂的《全書正宗》則以「又綜全集十六卷如一卷。綜一卷如一句，綜一句如一字。滴滴歸源，乃為正覺」一句來解釋「覺源」所宗「正覺」之旨¹⁴⁸。

首先，所謂「以七覺為大傳」，且說「滴滴歸源，乃為正覺」，這些說法都可在《柳子藏書》收載的由柳真君降授的《七覺經》裏找到依據。據說，《七覺經》是柳真君奉孚佑帝師之命開演之仙經，並傳七覺之說。雖然「七覺」之詞，乃是借用佛教《大般若經》而來，不過，《七覺經》所說「七覺」的意思，其實已經過了轉化，所指的是一種能夠歸於正覺而結出仙胎的性命修煉的方法。《七覺經》把「覺道」區分為七義，包括：〈緣起祛粗品〉、〈顯真除妄品〉、〈凝道定浮品〉、〈溫養太和品〉、〈入光明藏品〉、〈萬慮皆空品〉及〈覺歸無覺品〉。據古默真仙為《七覺經》降筆的序言：「宏教真君……暢演七覺仙經，以符七返金丹之妙。」¹⁴⁹這就呼應了覺源壇持守宏教真君所傳七覺之宗旨，該壇把其自我信仰身分定位為開啓正覺之源的乩壇，稱：「孚佑帝師之慈悲濟度也，讚莫能窮矣！飛鸞行化，誓願度人。凡數千百年，壇地遍寰區。壇地以七覺為最著，京師首善之地。覺源洪開斯土，大啓後人。」¹⁵⁰作為傳七覺之路的第一法壇，而「覺源為覺壇之首」¹⁵¹，因此，覺源壇弟子在編纂《全書正宗》時就宣稱：「非第一壇中宏開正覺，與宇宙無終極，不得傳是經。」¹⁵²

在結束本節之前，本文最後嘗試整理出有關覺源壇奉祀的神明及壇儀和壇規。從《全書正宗》所收載的數十篇由眾位神明降乩的序言、後跋、弁言和凡例等可知，降鸞該乩壇的神明，包括有孚佑帝君呂祖、觀音大士、文昌帝君、斗姥天尊、東華帝君、正陽帝君、顯佑真君、廣化真君、浮邱仙祖、大羅班首蘇朗祖

¹⁴⁷ [清]倪鳳（託）：〈〔柳子藏書〕跋〉，收入同前註，卷9，跋頁1a。

¹⁴⁸ 呂祖（託）：〈全書正宗自序〉，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序頁35a。

¹⁴⁹ [清]古默（託）：〈柳子藏書七覺經序〉，收入《柳子藏書》，卷3，序頁1a。

¹⁵⁰ 恩悟：〈全書正宗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頁62a。

¹⁵¹ 見《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斗集四，頁51a。

¹⁵² 浮邱仙祖（託）：〈浮邱仙祖弁言〉，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9，頁2a。浮邱仙祖在《玄宗正旨》乩示稱：「吾因第一法，宏開正覺。」見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斗集四，頁34a。

師、漢壽亭侯關羽、南極長生大帝、覺鏡真人、宏教柳真君、大惠真人等等。正如康熙年間江夏涵三宮稱其乩壇建有「始制規例。有供職演壇者，有皇壇誦經者，有司疏奏者，有校字義者，有侍香燭給孤貧者，恪遵職事」一樣¹⁵³，我們相信覺源壇亦有其壇規的建制。除了已知的玉樞右宰贊化宏教柳真君守元為覺源壇的掌壇真君外，該壇的護法真君為玉宸少宰隆恩宏濟程真君¹⁵⁴（又稱雷部侍郎宏濟真君¹⁵⁵，或稱協司東嶽宏濟真君¹⁵⁶）。由覺源壇弟子編纂的《清微宏範道門功課》中的〈壇功課〉收載有「宏教真君柳祖誥」和「宏濟真君程祖誥」；前者寶誥下款署稱「左輔元化無上極尊天仙二祖玉樞右宰宏教真君」，後者寶誥下款則署稱「斗府總管雷部侍郎玉宸校書少宰丹霄簽判仙卿隆恩宏濟真君」¹⁵⁷。此外，覺源壇的守壇真人則為大惠真人吳鳳洲¹⁵⁸而守壇護法的元帥神明則有「馬大天君」和「伍大星君」¹⁵⁹。

雖然覺源壇的核心信仰是建立在金丹修煉的正覺之路上，但是該壇又同時非常重視道教儀法科儀。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降筆撰的〈全書正宗凡例〉就清楚闡明這個要旨。《全書正宗》的卷首，除了首先收載的各篇序言、凡例、總目和孚佑帝君寶誥，之後跟著編入的便是一部呂祖法懺經：《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對於這種次序的編排，吳鳳洲強調：「是集（即《全書正宗》）將《無極寶懺》列於卷首，《正宗》所未收入者，迺係初本。」¹⁶⁰比較《全書正宗》和《全書宗正》對《呂祖無極寶懺》之差異態度，守壇大惠真人就指出前者收入於卷首，而後者卻沒有收入。根據《全書宗正》的〈凡例〉，《全書宗正》的編纂者不收載《呂祖無極寶懺》的原因，是出於針對邵本《呂祖全書》卷

¹⁵³ [清]黃誠恕：〈清微三品經序〉，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卷13，序頁3b-4a。

¹⁵⁴ [清]孟珙（託）：《太上神寶道德至尊報德酬恩法懺》，收入同前註，柳集一，頁47a。

¹⁵⁵ 柳守元（託）：《太上靈寶勅演消禳火災錫福寶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六，頁75a。

¹⁵⁶ 孟珙（託）：《太上東嶽聖帝威權自在天尊法懺》，收入同前註，柳集四，頁63a。

¹⁵⁷ 柳守元（託）：《清微宏範道門功課》，收入同前註，張集一，頁33b-34a。

¹⁵⁸ 吳鳳洲（託）：〈十六品經後跋〉記云：「覺源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敬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1，頁106b）

¹⁵⁹ 見柳守元（託）：《九天大羅八洞仙祖證道開宗心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五，頁66a-66b；孟珙（託）：《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五，頁32a。

¹⁶⁰ 吳鳳洲（託）：〈全書正宗凡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凡例頁1b。

五十九所收的《孚佑帝君慈航無極寶懺》的批評。〈全書宗正凡例〉稱：「邵本續添《雪過懺》、《渡人懺》、《成真懺》，不無附會。其《慈航無極寶懺》，語次失倫，更多不經，真本未入。」¹⁶¹相比《全書宗正》對呂祖懺本經書的不重視，覺源壇卻把《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收入《全書正宗》卷首裏。不過可能接受了《全書宗正》對邵本《孚佑帝君慈航無極寶懺》「語次失倫，更多不經」的批評，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稱《全書正宗》所收載的《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為一部經過各位高真重加改訂的新校本，稱：「此卷經孟校書真人並各高真，重加改訂，全易舊觀。讀者既可仰日月之明，亦藉滌身心之陋。語關道妙，秘洽天人，皈至道者，不可不知。」¹⁶²

覺源壇同時重視懺法科儀的證據又可以從由蔣予蒲等編纂的《道藏輯要》找到支持證據。《道藏輯要》柳集收載了一部共有六卷的《懺法大觀》，共收錄了三十二種懺法經典，分別是向道教三十二位諸天神祇朝拜、懺謝、酬恩、延生、收瘟等祈請，包括有：九天紫府玄祖、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太上混元道祖、東華王公、瑤池金母、玉皇上帝、后土上帝、三光普照天尊、斗姆元君、觀音慈航大士、太乙救苦天尊、天地水三官、雷聲普化天尊、北極真武靈應天尊、太歲君、東嶽聖帝、文昌帝君、呂祖孚佑帝君、關聖帝君、大羅八洞仙祖、玉京四相、五祖七真、大羅領班蘇祖、三茅真君、收瘟降福天尊、天地水三官、水府諸聖、考校火官、天醫院諸聖等。《懺法大觀》收載有四篇序言。嘉慶八年，蔣曰綸撰的〈懺法大觀序〉提及《懺法大觀》的刻本原由靈山子張氏於嘉慶五年帶來京城，而該懺經的校訂和刊刻工作則早於嘉慶二年，由靈山子與蔣予蒲合力共同校訂和刊刻。蔣曰綸稱：「庚申秋靈山張子來都，攜其丁巳年在山左偕余子所刻《懺法大觀》一書。余讀之，竟如觀道門譜系，如誦三洞真文。」¹⁶³蔣予蒲亦於嘉慶二年撰有一篇〈懺法大觀序〉，提及靈山子彙集《懺法大觀》，並由他與靈山子合力校訂，於同年丁巳完成。蔣予蒲說：「今靈山子彙集《懺法大觀》，予披讀編纂，夜以繼日，相與推敲訂正，洞見晴空，瑞日炳耀寰區，合天人相通之故，為古今不易之經。」¹⁶⁴根據蔣氏父子兩篇序言，《懺法大觀》

¹⁶¹ 陳通真（謀同子）：〈全書宗正凡例〉，陳通真補刻：《呂祖全書宗正》，卷1，凡例頁5b。

¹⁶² 吳鳳洲（託）：〈全書正宗凡例〉，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卷首，凡例頁1b。

¹⁶³ 蔣曰綸：〈懺法大觀序〉，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柳集一，序頁3b。

¹⁶⁴ 蔣予蒲：〈懺法大觀序〉，收入同前註，柳集一，序頁4a。

起初時是由靈山子彙集的（據說靈山子「屢遇異人傳授懺法」¹⁶⁵），而至嘉慶二年，蔣予蒲遇見了靈山子，讀到初本之後，二人決定合力推敲訂正。《懺法大觀》第一次的刊刻本應於嘉慶五年問世，因為蔣曰綸稱「庚申（嘉慶五年）秋，靈山張子來都，攜其丁巳年在山左偕余子所刻《懺法大觀》一書」。而後來《道藏輯要》本的《懺法大觀》則增補了蔣曰綸其後於嘉慶八年撰成的序言。《道藏輯要》本的《懺法大觀》所收載的三十二種懺法經典，每部都注明由「廣化弟子惠覺校訂」。並且，從蔣予蒲稱《懺法大觀》為「合天人相通之故，為古今不易之經」一句，可知他和覺源壇弟子非常重視《懺法大觀》。不過，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覺源壇是否真得依據《懺法大觀》施演懺儀？對此問題，本文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在三十二部懺經中，每部懺經所羅列的向上界奏啓的神明名單中，都包括覺源壇的掌壇真君玉樞右宰贊化宏教柳真君和護法真君玉宸少宰隆恩宏濟程真君，例如《太上神寶開天演都度人無量法懺》在上啓上界衆神祇的名單中就包括有「天仙二祖宏教真君、玉宸少宰宏濟真君」¹⁶⁶。並且在三十二部懺經中，註明由「開玄闡祕宏教真君柳守元」敬演或敬撰的懺經就有十四部之多，因此，大概可相信覺源壇於嘉慶三年大壇重啓的時候，已經有《懺法大觀》作為依據，並成為該壇施演的懺法經書。

五、結語

完成編纂《全書正宗》之後，蔣予蒲及覺源壇弟子再受孚佑帝君之命，合力編纂《道藏輯要》一書。據大羅領班蘇朗真人降鸞的序言，編纂《道藏輯要》的目的可說是延續著《全書正宗》的志向，且擴大呂祖真傳丹道經典的收錄範圍，以成就「性命之全功，天仙之大乘」¹⁶⁷。現存嘉慶版《道藏輯要》主要有兩種，莫尼卡稱之為「人文本」（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本為代表）和「巴黎本」（以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本為代表）。人文本和巴黎本幾乎相同，是由同一經板刊印而出，但兩種版本的區別是巴黎本比人文本增收了另外兩種道經，即是在「箕集」部分增添的《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經》和

¹⁶⁵ [清] 回道人：〈懺法大觀序〉，收入同前註，柳集一，序頁 1a。

¹⁶⁶ 見柳守元（託）：《太上神寶開天演都度人無量法懺》，收入同前註，柳集一，頁 55b。

¹⁶⁷ 蘇朗（託）：〈道藏輯要序〉，收入同前註，卷首，蘇序頁 6b-7a。

《玉清贊化九天演政心印寶懺》¹⁶⁸。嘉慶版《道藏輯要》的二八五種道經可被區分為「藏內道經」和「藏外道經」兩類。前者所收的道經取自明《正統道藏》，共有一九六種，後者為蔣予蒲增加的明本《道藏》未收道經，有八十九種，其中《全書正宗》所收的十六種道經成為「藏外道經」的主要基礎。

就「藏外道經」的部分而言，由覺源壇掌壇的天仙二祖宏教真君柳守元降筆而撰成的〈後跋〉，例如有《元始大洞玉經》（氏集三）的〈後跋〉和《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箕集一至三）的〈後跋〉，而《全書正宗》並沒有收載這兩部道經。宏教真君〈元始大洞玉經後跋〉是記於「嘉慶十年歲次乙丑閏六月十三日」¹⁶⁹。而〈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後跋〉則提及：「乙丑（嘉慶十年）夏，南水盛漲，本壇諸子矢愿廣布此經，以濟劫運於未然。故為敬識數語於後。宏教司柳守元謹跋。」¹⁷⁰此上二例可證明覺源壇弟子在完成刊行《全書正宗》之後，仍然維持該壇的降鸞活動，而最早在嘉慶十年時，他們已開展編纂《道藏輯要》的計畫。至於在收入《道藏輯要》的「藏外道經」部分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到由覺源壇弟子撰寫的題詞、後跋和序言。例如：廣化子惠覺撰的〈浮黎鼻祖金華秘訣題詞〉、正化子恩洪撰的〈鍾呂傳道集後跋〉、志懋弟子戴均元撰的兩篇〈呂帝文集後跋〉和〈易說後跋〉、梅芳老人蔣曰綸撰的〈心傳述證錄序〉、以及通仁弟子鐸撰的〈功過格後跋〉等。

如前所述，令後人感到意外的是，覺源壇的降鸞活動消息在蔣予蒲於嘉慶二十四年辭世之後便迅速失去了蹤影。而至於與覺源壇直接相關的《道藏輯要》的命運，正如莫尼卡的感言所說：「遺憾的是，這一偉大的計劃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果。蔣予蒲死後，這部本應得到公認的清代新《道藏》，卻只為少數收藏家所珍視。」¹⁷¹不僅是《道藏輯要》得不到預期的成果，令人更遺憾的是，蔣予蒲和其他覺源壇呂祖弟子的編纂功勞更被隱沒於後人對《重刊道藏輯要》認識的背後之中。事實上，除了閔一得於道光十一年在其刊刻的《古書隱樓藏書》裏所收

¹⁶⁸ 見〈道藏輯要總目〉，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二十年後刊本，巴黎：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藏），總目頁15。另參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20。

¹⁶⁹ 柳守元（託）：〈元始大洞玉經後跋〉，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氏集三，頁88a。

¹⁷⁰ 柳守元（託）：〈玉皇本行集經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收入同前註，箕集三，頁40b。

¹⁷¹ 莫尼卡：〈「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頁22。

載的《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中，提及《道藏輯要》的「〔經〕板在京邸，及送板歸南，而〔蔣〕先生又北上，卒於京師」之外，後人只能等待至一九二二年丁福保（號守一子，1874-1952）在其得到《道藏輯要》之後編輯成的《道藏輯要總目》提要中重新提出閔一得的說法，即指出「是書清嘉慶間蔣元庭侍郎輯」¹⁷²。不過，光緒三十二年（1906）為成都全真道觀二仙庵閣永和方丈主持重刻及由賀龍驤（fl. 1891-1908）校勘的《重刊道藏輯要》卻有意採用了《道藏輯要》的編者為康熙彭定求的說法。例如賀龍驤在其所撰的〈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中說：「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來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¹⁷³另外，賀龍驤在〈欽定道藏全書總目序〉中稱：「相國彭定求所編《道藏輯要》，出於頒行本者半，出於坊間本者亦半。雖坊本，亦皆純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¹⁷⁴這樣，通過光緒二仙庵《道藏輯要》的重刻及其錯誤地主張彭定求為編者之說法，蔣予蒲和覺源壇的歷史身分更進一步被埋沒¹⁷⁵。以致現今仍有一些四川學者支持彭定求為《道藏輯要》第一編纂者之說，且由於缺乏對覺源壇的研究及完全不知有《全書正宗》存在的前提下，卻主張說：「事實上，蔣元庭增補的《道藏輯要》本身，并未就蔣元庭與《道藏輯要》的關係任何說明。」¹⁷⁶

本論文在森由利亞和莫尼卡兩位學者過去對蔣予蒲、覺源壇和《道藏輯要》之間關係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大谷本覺源壇《全書正宗》，詳細闡述該壇的原起、發展及其天仙派信仰的特色。筆者相信，建立在《全書正宗》的研究成果之上，學界在未來更可進一步深入發掘覺源壇及其基於呂祖金丹天仙派信仰而編纂的《道藏輯要》的宗教和歷史意義，以及考察覺源壇等呂祖乩壇如何影響清代道教歷史、教義和性命修煉的實踐。

¹⁷² 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收入《道藏精華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1冊，頁467。

¹⁷³ 〔清〕賀龍驤：〈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序〉，收入彭文勤纂輯，賀龍驤校勘：《重刊道藏輯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第1冊，頁46。

¹⁷⁴ 賀龍驤：〈欽定道藏全書總目序〉，收入同前註，頁303。

¹⁷⁵ 關於光緒年間成都二仙庵重刻《道藏輯要》的意圖和目的，以及其編刊者為何忽視覺源壇與《道藏輯要》的關係等問題，參 Monica Esposito, *Creative Daoism*, pp. 249-260；森由利亞：〈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頁248-355。

¹⁷⁶ 見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收入蓋建民編：《開拓者的足跡：卿希泰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店，2010年），頁65。另見卿希泰：〈《重刊道藏輯要》縮印本序〉，《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2期，頁1-2。

附表：《呂祖全書正宗》（大谷本）經題及序跋信息

作者	經題	序、跋、凡例、題識、弁言	卷號	備註：附時間資料
朱垚	卷首	〈全書正宗後序〉	卷首，後序頁 1a-3b	嘉慶八年(1803)癸亥二月朔丁酉
戴衢亨	卷首	〈全書正宗後序〉	卷首，後序頁 4a-7b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孟春之月
呂祖、觀音大士	卷首	〈全書正宗成後弁言〉	卷首，序頁 1a-12b	
紫竹林中老納（觀音大士）	卷首	〈全書正宗總序〉	卷首，序頁 13a-17b	
巨光	卷首	〈全書正宗總序〉	卷首，序頁 18a-19b	
東華道人	卷首	〈全書正宗總序〉	卷首，序頁 20a-22b	
文昌帝君	卷首	〈全書正宗總序〉	卷首，序頁 23a-29a	
呂祖	卷首	〈全書正宗自序〉	卷首，序頁 30b-35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首	〈全書正宗總序〉	卷首，序頁 36a-40b	
大萬真人弟子吳鳳洲	卷首	〈全書正宗凡例〉	卷首，凡例頁 1a-5b	
義陵無我子劉體恕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45a-46b	
貴州承宣使者武興陳直榮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47a-49a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50a-51b	
兵部尚書長洲彭啓豐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52a-b	
月清信人吳樹虛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53a-55b	乾隆乙未(1775)秋月清信人吳樹虛稽首
古虞趙金簡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56a-b	乾隆乙未八月朔旦古虞趙金簡書於古杭之梓花借廬
武林王世陞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57a-58a	
錢塘弟子邵志琳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59a-60a	乾隆四十年(1775)歲次乙未七月朔日
錢塘弟子春麓沈吳坤	卷首	〈呂帝全書原序〉	卷首，頁 61a-b	乾隆乙未七月既望
覺鏡弟子恩悟	卷首	〈全書正宗後跋〉	卷首，頁 62a-63a	承顯佑真師之命而敬誌於篇
文殊師利法王子	卷一：十六品經	〈十六品經弁言〉	卷一，頁 1a-2a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一：十六品經	〈十六品經原起〉	卷一，頁 3a-4a	
沙羨一行子黃誠恕	卷一：十六品經	〈五品經原序〉	卷一，頁 102a-b	
宏教真人弟子柳守元	卷一：十六品經	〈三品經原記〉	卷一，頁 103a-105a	旃蒙單闕孟陞上浣（雍正十三年）
覺源守壇大惠真人吳鳳洲	卷一：十六品經	〈十六品經後跋〉	卷一，頁 106a-b	
惠覺弟子蔣予蒲守中氏	卷一：十六品經	〈十六品經後跋〉	卷一，頁 107a-108a	

作者	經題	序、跋、凡例、題識、弁言	卷號	備註：附時間資料
志超弟子吳敬	卷一：十六品經	〈十六品經後跋〉	卷一，頁 109a-110a	嘉慶乙丑 (1805) 上元節敬識
呂祖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天仙金華宗旨自序〉	卷二，頁 1a-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天仙金華宗旨原起〉	卷二，頁 2a-3a	
天仙嗣派者廣化子惠覺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缺題	卷二，頁 22a-b	
嗣派弟子通霄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天仙太乙金華宗旨後跋〉	卷二，頁 64a-b	
金華嗣派弟子宇庵屠乾元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天仙太乙金華宗旨後跋〉	卷二，頁 65a-66a	
正化子法嗣恩洪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缺題	卷二，頁 66a-b	
符濟弟子志秋	卷二：天仙金華宗旨	〈天仙金華宗旨後跋〉	卷二，頁 67a-68a	
梓潼帝君	卷三：同參經	〈同參原序〉	卷三，頁 1a-2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三：同參經	〈同參經題詞〉	卷三，頁 3a-b	
大固弟子金光梯	卷三：同參經	〈同參經後跋〉	卷三，頁 72a-73a	
三山笛史韓相	卷四：五經合編	〈五經合編序〉	卷四，序頁 1a-2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四：五經合編	〈五經合編原起〉	卷四，序頁 3a-b	
梓潼帝君	卷四：五經合編	〈呂帝心經序〉	卷四，頁 1a-b	
弟子鏡源	卷四：五經合編	〈金玉經原跋〉	卷四，頁 44a-45b	順治庚子 (1660) 十二月浴佛日
弟子靈源	卷四：五經合編	〈金玉經後跋〉	卷四，頁 46a-47a	
漢丞相諸葛亮	卷五：呂帝文集	〈呂帝文集序〉	卷五，序頁 1a-2b	亮於聖會講班，適同光照大覺法壇。壇中士為慈尊，重訂全集，迺為序于第五卷之簡端。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五：呂帝文集	〈呂帝文集原起〉	卷五，序頁 3a-b	
廣化弟子惠覺	卷五：呂帝文集	謹按	卷五，文集 22a-24a	
廣化弟子惠覺	卷五：呂帝文集	講識	卷五，頁 34b-35a	
方曉弟子繆元益	卷五：呂帝文集	〈文集後跋〉	卷五，頁 141a-b	
弟子韓相	卷六：呂帝詩集	〈呂帝詩集序〉	卷六上，頁 1a-2b	(嘉慶) 辛酉 (1801) 中秋日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六：呂帝詩集	〈呂帝詩集序〉	卷六上，頁 3a-4a	
志通弟子程國仁	卷六：呂帝詩集	〈詩集後跋〉	卷六下，頁 112a-b	
觀世音菩薩	卷七：金剛經注	〈觀世音菩薩〉	卷七，頁 1a-b	庚申仲夏海南老衲言
呂祖	卷七：金剛經注	〈呂帝原序〉	卷七，頁 2a-5b	辛丑孟夏四月既望谷口子真書于尉山故里
雲峰道人(雲樓大師)	卷七：金剛經注	〈雲樓原序〉	卷七，頁 6a-9a	辛丑四月望前五日雲峰道人敬序
呂祖	卷七：金剛經注	〈呂帝專注原序〉	卷七，頁 10a-12a	乾隆元年 (1736) 律次夾鐘之月純陽子沐手敬序
呂祖	卷七：金剛經注	〈呂帝續序〉	卷七，頁 13a-b	

作者	經題	序、跋、凡例、題識、弁言	卷號	備註：附時間資料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七：金剛經注	〈金剛經注原起〉	卷七，頁 14a-b	
蜀秀巖老史胡世安	卷七：金剛經注	〈金剛經注原跋〉	卷七，頁 141a-142a	康熙紀元壬寅 (1662) 歲孟冬朔蜀秀巖老史胡世安敬跋
雲持居士汾陽朱之俊	卷七：金剛經注	〈金剛經注原跋〉	卷七，頁 143a-b	康熙壬寅歲孟秋雲持居士汾陽朱之俊敬跋
錢塘萬善弟子邵志琳	卷七：金剛經注	〈金剛經注原跋〉	卷七，頁 144a-b	乾隆甲午 (1774) 小春望後三日錢塘萬善弟子邵志琳敬跋
弟子通管	卷七：金剛經注	〈心經注原跋〉	卷七，頁 145a-b	
弟子無無	卷七：金剛經注	〈心經注原跋〉	卷七，頁 146a-b	
守固弟子李奉翰	卷七：金剛經注	〈金剛心經二注原跋〉	卷七，頁 147a-b	
大固弟子金光梯	卷七：金剛經注	〈金剛注後跋〉	卷七，頁 148a-b	
文昌帝君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太上道德經解序〉	卷八，頁 1a-2b	
大羅班首同袍道弟蘇朗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太上道德經解序〉	卷八，頁 3a-4a	
玉樞右宰宏教真君柳守元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太上道德經解題詞〉	卷八，頁 5a-7a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卷八，頁 8a-b	
蓬萊大吏列仙領班蘇軾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太上道德經解後跋〉	卷八，頁 116a-b	
廣化弟子惠覺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道德經解後跋〉	卷八，頁 117a-118b	
純陽法嗣正化子恩洪	卷八：太上道德經解	〈道德經解後跋〉	卷八，頁 119a-120a	
浮邱仙祖	卷九：斗雷經疏解	〈浮邱仙祖弁言〉	卷九，序頁 1a-b	
斗姥	卷九：斗雷經疏解	〈斗姥闡其旨〉	卷九，序頁 2a-3a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九：斗雷經疏解	〈斗雷二經原起〉	卷九，原起頁 1a-2a	
廣化弟子惠覺	卷九：斗雷經疏解	〈斗雷敕演九品靈妙真經疏解後跋〉	卷九，頁 28a-29a	
正化弟子法嗣恩洪	卷九：斗雷經疏解	〈玉樞經讀解後跋〉	卷九，頁 50a-b	
黃鶴山人呂子	卷十：呂子易說	〈易說自序〉	卷十上，頁 1a-3a	黃鶴山人呂子題於空秀閣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呂子易說	〈易說原起〉	卷十上，頁 4a-5b	
後學許承宣	卷十：呂子易說	〈易說原跋〉	卷十下，頁 144a-145a	
梅芳弟子蔣日綸	卷十：呂子易說	〈易說後跋〉	卷十下，頁 146a-b	壬子 (1792) 之春，兒子予蒲得純陽道祖《易說》
鐵杖老人	卷十一：傳道集	〈傳道集序〉	卷十一，頁 1a-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二：傳道集	〈傳道集原起〉	卷十二，頁 2a-3a	
純陽道者呂崑洞實	卷十二：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自序〉	卷十二，頁 1a-2b	
三山笛史韓湘	卷十二：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序〉	卷十二，頁 3a-5a	

作者	經題	序、跋、凡例、題識、弁言	卷號	備註：附時間資料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二：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題識〉	卷十二，頁 6a-7b	
三山雷史韓湘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發凡〉	卷十二，頁 8a-11b	
天師張道陵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2a-13b	
葛洪稚川氏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3b-15a	
鐵杖老人李元中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5a-b	
蓬萊道人張果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5b-16b	
天樞上相妙濟道人許遜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6b-17b	
大羅榜首居居道人蘇朗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7b-18b	
長春子邱處機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18b-20b	
海南後覺白玉蟾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20b-22a	
醒眠道人曹器杰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22a-23a	
醜花墨客藍養素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23a-25a	
蓋纓道人何淑清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25a-b	
紫陽道人張伯端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弁言〉	卷十二，頁 25b-27a	
祖師門下柳守元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12a-b	
祖師門下石守堅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13a-b	
祖師門下溪守靜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14a-b	
祖師門下梅守璞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15a-b	
祖師門下蔣予浦	卷十二：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16a-b	嘉慶二年(1797)六月十八日，予晤持真子於濟南，得睹《金丹心法》一書。
祖師門下華玄邱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心法文評〉	卷十二，頁 117a-119a	
志秋弟子范鑿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20a-121a	
志喜弟子徐震	卷十三：天仙金丹心法	〈天仙金丹心法後跋〉	卷十二，頁 122a-b	
呂祖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玄宗正旨序〉	卷十三，頁 1a-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玄宗正旨原起〉	卷十三，頁 2a-b	
宏教真君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玄宗正旨後記〉	卷十三，缺頁	
普陀道人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禪宗正旨序〉	卷十三，缺頁	康熙乙未(1715)黃鍾普陀道人觀自在敘於楚江城東道院涵三宮道院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禪宗正旨原起〉	卷十三，缺頁	
惠覺弟子蔣予浦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禪宗正旨後跋〉	卷十三，缺頁	
德明弟子龐工冠	卷十三：玄佛宗正旨	〈禪宗正旨後跋〉	卷十三，缺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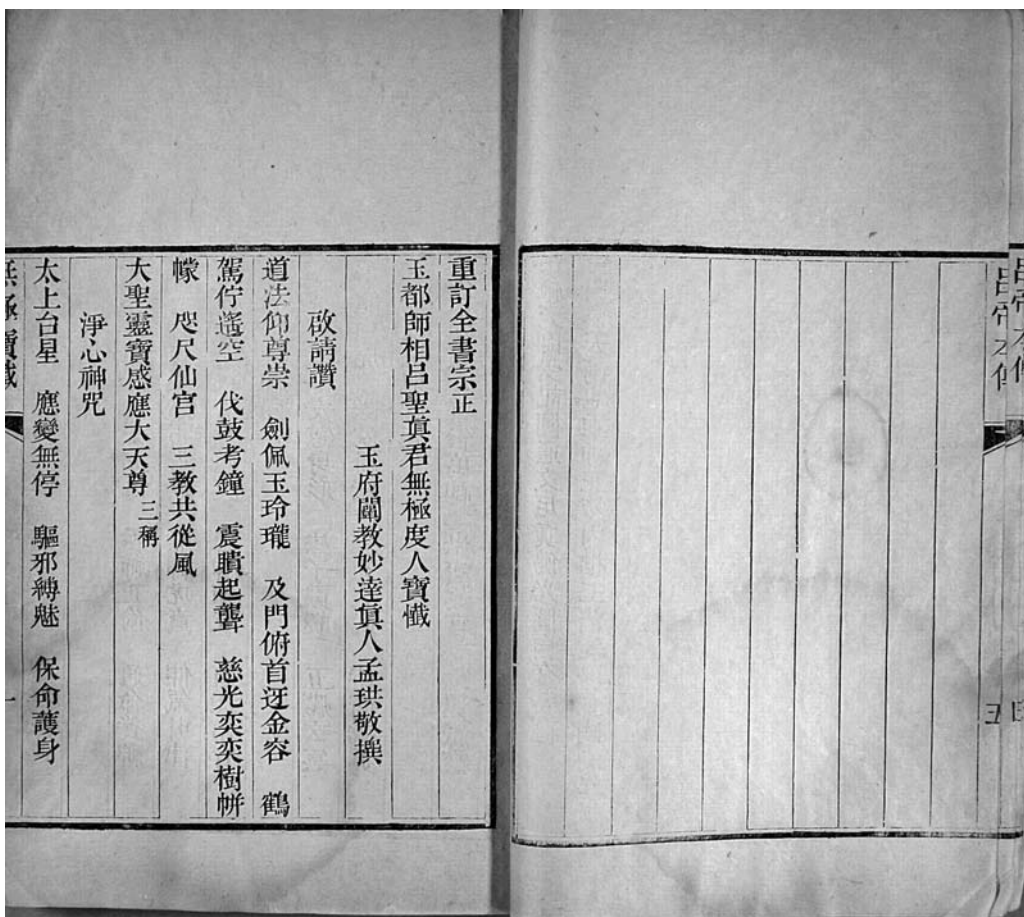
作者	經題	序、跋、凡例、題識、弁言	卷號	備註：附時間資料
純陽子	卷十四：十戒功過格	〈十戒功過格序〉	卷十四，頁 1a-5a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四：十戒功過格	〈十戒功過格原起〉	卷十四，頁 6a-7a	
漢壽亭侯關羽	卷十五：聖蹟紀要	〈聖蹟紀要序〉	卷十五，頁 1a-3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五：聖蹟紀要	〈聖蹟紀要序〉	卷十五，頁 4a-5a	
方昶弟子沈教禮	卷十五：聖蹟紀要	〈聖蹟紀要後跋〉	卷十五，頁 59a-b	
宏教弟子柳守元	卷十六：語錄大觀	〈語錄大觀原起〉	卷十六上，原起頁 1a-2a	
呂祖	卷十六：語錄大觀	〈覺源語錄題示弁言〉	卷十六上，弁言頁 1a-2a	嘉慶辛酉 (1801) 十月初六日題
呂祖	卷十六：語錄大觀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三寶心鑑自序〉	卷十六下，頁 1a-b	
廣化弟子惠覺	卷十六：語錄大觀	〈孚佑上帝三寶心鑑總跋〉	卷十六下，頁 82a-83a	



圖一：孚佑帝君像（《呂祖全書正宗》，日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圖二：柳真君像（《柳子藏書》，上海圖書館藏）



圖三：一卷本《重訂全書宗正》（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

《呂祖全書正宗》

——清代北京覺源壇的歷史及其呂祖天仙派信仰

黎志添

清嘉慶七年(1802)至十年(1805)間刊刻的十七卷本《呂祖全書正宗》，是由立壇於京城的覺源壇弟子編纂而成，其中多次提及該書與覺源壇的關係。日本京都大谷大學圖書館現藏有嘉慶十年《呂祖全書正宗》刊本（以下稱大谷本《全書正宗》），四函，共二十冊，由卷首開始，從卷一而迄卷十六，共十七卷。

對於研究從嘉慶三年至十年間覺源壇大壇重啓的歷史，收載入《全書正宗》的數十篇序言、弁言、題詞和後跋，提供了非常有用和可靠的一手資料。這部《呂祖全書》能夠集中和直接反映覺源壇弟子的天仙金丹派信仰，以及保存諸位降鸞神明對該壇弟子的降示、期望和內丹信仰要求。

本論文以大谷本十七卷《全書正宗》為主要依據，探討《全書正宗》的源起背景及其編纂過程和目的等相關問題。通過《全書正宗》的研究，本論文進一步考察嘉慶期間覺源壇的歷史面貌、其呂祖金丹天仙派的信仰及壇內降鸞的神明系統。本文亦以被視為「教外別傳」的《金華宗旨》作為例子，比較北京覺源壇與同時代其他乩壇的呂祖信仰的分別所在，如屬於淨明嗣派的崑陵（今常州）白龍精舍及刊刻首部《呂祖全書》的江夏縣涵三宮等，進而指出以蔣予蒲為首的覺源壇對清代呂祖乩壇信仰的傳承和發展的貢獻。

建立在《全書正宗》的研究成果之上，學界在未來更可進一步深入發掘覺源壇及其基於呂祖金丹天仙派信仰而編纂的《道藏輯要》的宗教和歷史意義，以及考察覺源壇等呂祖乩壇如何影響清代道教歷史、教義和性命修煉的實踐。

關鍵詞：《呂祖全書正宗》 覺源壇 清代扶乩道壇 呂祖信仰 天仙派
道教金丹

The *Lüzü quanshu zhengzong*:
The History of the Jueyuan Altar of Beijing and the Cult
of its Lüzü Tianxian Lineag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AI Chi Tim

The *Lüzü quanshu zhengzong* (Complete Works of the Orthodox Lineage of the Patriarch Lü) in 17 volumes was compiled between the seventh and the tenth year (1802-1805) of the Jiaqing reign by devotees of the Jueyuan Altar, which they founded in the capital.

The present study is based on the Otani edition of the *Quanshu zhengzong*, and it enquires into the origin of this book, its compilation process, its aims and other related problems. This study of the *Quanshu zhengzong* will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the Jueyuan Altar guided by Jiang Yupu during the Jiaqing period, of the cult of Lüzü performed by its Tianxin Jindan School and of the practice of spirit-writing at the altar itself. This was just one of many spirit-writing altars dedicated to the cult of Lüzü and operati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mong which we find the Bailong jingshe in Piling (modern Changzhou), affiliated with the Jingming School, and the Hansan Palace of Jiangxia County, that printed the first *Lüzü quanshu*. To clarify such a complex religious landscape, this study also relies on what can be expressed as “a special transmission outside mainline teachings” (*jiaowai biechuan*), such as the *Jinhua zongzhi*,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Jueyuan Altar of Beijing and the other coeval altars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e specific contributions of the former to the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üzü’s spirit-writing cults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Lüzü quanshu zhengzong* Jueyuan Altar
spirit-writing altars of the Qing dynasty cult of Lüzü
Tianxin School Inner alchemy *jindan*

徵引書目

- 丁培仁：《道教典籍百問》，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
- _____：〈道教文獻概論〉，《老莊》（青羊宮老莊書院出版）2014年第2期，頁26-32。
- 丁福保：〈道藏輯要總目〉，收入《道藏精華錄》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
- 《九天大羅八洞仙祖證道開宗心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于敏中等編：《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西安：陝西新華書店，1981年。
- 小橫香室主人編：《清代述異》，收入《清朝野史大觀》第5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1年。
- 《太上東嶽聖帝威權自在天尊法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太上神寶開天演都度人無量法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太上神寶道德至尊報德酬恩法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太上靈寶救演消禳火災錫福寶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五品仙經》，收入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尹志華：〈《呂祖全書》的編纂和增輯〉，《宗教學研究》2012年第1期，頁16-21。
- _____：〈清朝嘉慶年間敕封呂祖及其影響〉，《史料與知識》2014年第3期，頁53-56。
- 王見川：〈清代的呂祖信仰與扶乩：以嘉慶皇帝封賜為考察中心〉，《媽祖與民間信仰：研究通訊》2013年第4期，頁28-39。
- 冉雲華：〈禪宗「見性」思想的發展與定型〉，《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年7月，頁59-73。
- 《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5）刊刻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玄宗正旨》，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5）刊刻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玉都師相呂聖真君無極度人寶懺》，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先天斗帝敕演無上玄功靈妙真經·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疏解》，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5）刊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先天虛無太乙金華宗旨》，收入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

-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孚佑帝君敕演廣化真經》，收入邵考琳增輯：《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朱良志：〈八大研究中的「青雲譜問題」補說——八大山人事蹟徵略之七〉，《榮寶齋》2010年第5期，頁248-261。
-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稿》，收入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146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法式善等撰，張偉點校：《清秘述聞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邵志琳增輯：《呂祖全書》，清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金桂馨、漆逢源等編：《逍遙山萬壽宮志》，收入《藏外道書》第20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年。
- 《柳子藏書》，道光十三年(1833)，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胡之玖編纂，陳立立等整理：《淨明宗教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收入《四庫全書》第88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87年。
-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二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高玉春：〈論「教外別傳」〉，《高校社科信息》2002年第1期，頁30-36。
- 《重訂全書正宗》，嘉慶年間刊本，東京：早稻田大學風陵文庫藏。
- 張惠言：《茗柯文補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莫尼卡：〈《道藏輯要》及其編纂的歷史——試解清代道藏所收道經書目問題〉，發表於「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中山大學，2006年11月11-12日。
- _____：〈「清代道藏」——江南蔣元庭本《道藏輯要》之研究〉，《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頁17-27。
- 《清微宏範道門功課》，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二年(1815)刊本，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許道齡編：《北洋平廟宇通檢》，北平：國立北平研究史學研究會，1936年。
- 許蔚：〈百年來許遜及淨明道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第30卷第4期，2011年11月，頁11-22。
- _____：《斷裂與建構：淨明道的歷史與文獻》，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2014年。
- 郭武：〈朱道朗與青雲派〉，《宗教學研究》2008年第4期，頁6-11。
-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陳康祺：《郎潛紀聞三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1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陳通真（謀同子）補刻：《呂祖全書正宗》，清咸豐二年(1852)刊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陳雲：〈閔一得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
- 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清光緒三十年(190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金蓋山純陽宮藏板。
- _____訂正：《呂祖師先天虛無太一金華宗旨》，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清光緒三十年(190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金蓋山純陽宮藏版。
- _____訂正：《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收入閔一得輯：《古書隱樓藏書》第5冊，清光緒三十年(1904)，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金蓋山純陽宮藏版。
- 托津等奉敕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年。
- 紀昀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森由利亞著，孫穎、葛強譯：〈《太乙金華宗旨》的成立與變遷——以諸版本之序、注所述為線索〉，收入吳光正主編：《八仙文化與八仙文學的現代闡釋——二十世紀國際八仙論叢》，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 _____：〈清代全真教的天仙戒和呂祖扶乩的信仰——關於《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的研究〉，收入連曉鳴主編：《天台山暨浙江區域道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黃翰翹編：《江西青雲譜志》，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2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彭文勤纂輯，賀龍驥校勘：《道藏輯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 葉葉：〈讀朱道朗〈跋臞仙筮吉肘後經〉——再論八大山人非朱道朗〉，《大陸雜誌》第65卷第5期，1982年11月，頁27-33。
- 蓋建民：《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
- 趙宗誠：〈《道藏輯要》的編纂與增補〉，收入蓋建民編：《開拓者的足跡：卿希泰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店，2010年。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劉體恕彙輯：《呂祖全書》，清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
- 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5)刊刻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_____：《道藏輯要》，清嘉慶二十年(1815)後刊本，巴黎：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 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頁183-230。
- 《鍾呂傳道集》，收入蔣予蒲彙輯：《呂祖全書正宗》，清嘉慶十年(1805)刊刻本，京都：大谷大學藏。
- 《懺法大觀》，收入蔣予蒲彙輯：《道藏輯要》，清嘉慶十年(1805)至二十年(1815)刊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藏。
- 龔敏：〈明代出版家楊爾曾編撰刊刻考〉，《文學新論》第10期，2009年12月，頁195-230。
- 莫尼卡：〈清代における金蓋山龍門派の設立と『金華宗旨』〉，收入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中國宗教文獻研究》，京都：臨川書店，2007年。
- 森由利亞：〈『太乙金華宗旨』の成立と變遷—諸版本の序・注の記述を手がかりに—〉，

- 《東洋の思想と宗教》第15號，1998年，頁43-64。
- _____：〈『道藏輯要』と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東方宗教》第98號，2001年，頁33-52。
- _____：〈蔣予蒲の呂祖扶乩信仰と全眞教——『清微宏範道門功課』の成立をめぐって〉，收入堀池信夫、砂山稔編：《道教研究の最先端》，東京：大河書房，2006年。
- _____：〈重刊『道藏輯要』と清朝四川地域の宗教〉，收入岡崎由美編：《中國古籍流通學の確立——古籍流通古籍する・流通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年。
- App, Urs, Alain Arrault, Catherine Despeux, and Tiziana Lipello. “In Memoriam: Monica Esposito (1962-2011),”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 (Jan. 2011): vii-xii.
- Esposito, Monica. “La Porte du Dragon. L’école Longmen du Mont Jin’gai et ses pratiques alchimiques d’après le *Daozang xubian* (Suite au Canon Taoïst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aris VII, 1993.
- _____.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ngmen School.”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astern Studies* 43 (1998): 90-109.
- _____. “The Discovery of Jiang Yuanting’s *Daozang jiyao* in Jiangnan—A Presentation of the Daoist Canon of the Qing Dynasty.” 收入麥谷邦夫編：《江南道教の研究》，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2007年，頁79-110。
- _____. “The *Daozang Jiyao* Project: Mutations of a Canon.”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vol. 1 (2009): 95-153.
- _____. *Creative Daoism*. Wil: UniversityMedia, 2013.
- _____. “The Invention of a Quanzhen Canon: The Wondrous Fate of the *Daozang jiyao*.” In *Quanzhen Daoist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1500-2010*. Eds., Liu Xun and Vincent Goossaert.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3.
- Lai, Chi Tim. “The Cult of Spirit-Writing in the Qing: The Daoist Dimension.”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8 (2015): 112-133.
- _____. “Pan Jingguan (Yi’an) and his Spirit-writing Community in Changzhou during the Early Qing: Revisiting the Jingming Origin of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D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Kristofer Schipper “Daoist Lives-Vies taoïstes” Aussois (Savoie), September 10-12, 2015.
- Wu, Guo. “The Record of Purity and Brightness: Versions and Contents.”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8 (2015): 96-111.
- Yuria, Mori. “Identity and Lineage: The *Taiyi jinhua zongzhi* and the Spirit-Writing Cult to Patriarch Lü in Qing China.” In *Daoist Identity: History, Lineage, and Ritual*. Eds., Livia Kohn and Harold D. Ro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